

44060

喜遷鶯

取曉堤春

喜遷



影柳

高水額用輛雖因員匪船廠以夜，經地領學日時理考應，決意他回廣州日打修理。於是從三月二十一

號開始就向香港政府海事處辦理結關手續，但是由於英國政高居心擅奪永額輪，就故意百般留難，不給我們結關，這樣拖延到四月七號，香港政府突如其來非汝教用水額輪。當天下午兩點鐘，香港政府派海事處

言 情 小 說

喜 遷 鶯

耿 小 的 著

北 平

北 京 書 店 刊 行

前言

近來對於人生體驗，似乎更深刻一些了，雖然還不够日三省吾身的工夫，但對於世事紛爭，却總要想出它的前因後果。時常我覺得冥冥之中，有一種不可捉摸的力量。以前，我對於順逆，貧富，貴賤，閒忙，老有不平的念頭。以爲他爲什麼這樣發財走運，我總這麼不走運？現在這種念頭淡薄的多了。這原因還是起於打馬將牌。

打馬將牌有所謂幸家與背家，幸家牌運最好，隨心應手，背家牌運不濟，動輒皆咎。我先還以爲打牌的技術，亦隨精神而轉，贏錢之後精神盛旺，腦子清楚，照顧得到，所以能常勝；背家精神萎靡，或者憤怒，使腦力減弱或擾亂，所以屢敗。後來我知道這固然是一種原因。但除此之外，還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力量存在。

出牌可以說與精神技術有關，但入牌却也隨着精神而變化，這寧非異事？勝家要什麼牌抓什麼牌，而且立起就非常整齊。負家却不要什麼牌起來什麼牌。而且立起來就是亂七八糟，誰不靠誰，起手總有七八個么九。還有微妙的是在上下一張之錯，而致勝負之分，這是常常有的事。

如果這現象是偶然的，也還沒什麼奇怪，最令人不解的，背起來時，往往四圈八圈不是一把。由此我想到人生，那些走運發財的，真是隨心所欲，要什麼有什麼，囤積倒把，越賺越多，即或不懂醫而當大夫都會治好了人。若是背時的，幹什麼都失敗，出門都能趕上撞車。這裏似乎有一種超乎人事的靈感。

再譬如人與人之間的離合悲歡，其微妙的感情作用，有非意料所到的。這是一種精神的感應，感情作用還是完全「物力」的表現？在我的努力不能分辨的時候，我是不能斷言的，因為斷定那一種都容易陷入於「迷信」裏。但是我知道有了果，亦必有其因的，有其因，亦必有其果。

假如我們相信因果的道理，那麼對於世間的一切紛爭，都可以平心靜氣的尋出是非曲直來。我常常看到許多打架打得頭破血出，甚至把身家性命都饒在裏頭，尋其因，不過是細瑣微小的事。却是多麼愚笨而可憐！

但是，我自己也常常被拉入於鬥爭的漩渦裏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

和鬥爭相反的是相愛，我也常常笑一些爲愛而高興，爲失意而苦惱的人，他們那種錯亂顛倒，認識不清，也是很好笑而可憐的。

但是我自己也常常這樣顛倒着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

孔子四十而不惑，我離四十還有兩年，似乎也該不惑了，可是我到底不是聖人，仍難免被「誘」而「惑」。

這簡直是我意想不到的事：在十數年前：曾經戀過的幾位女人，她們都陸續離我而出嫁了。在當時，她們都是美麗的安琪兒，天之驕子，在很多男人追逐中，其享受其風頭，真是令人顛倒魂馳，我非常愛她們，以至誠至忠的愛她們，可是她們都沒把我放在天秤之上。現在不知是怎麼一種因緣，她們竟全陸續到我面前來。這是一種報復嗎？我對於她們已失去了往日的熱情了。假如在我追求她們時而這樣愛我，我真要不知怎樣的感激涕零，現在，……世事的離合，感情的收縱，都是這麼微妙。我知道我對於人生體驗已得到些，但並未澈底，因為我還未能解脫到微妙的範圍以外。而有些朋友比我苦得多了，他們決沒有體驗到我這樣的境界，每天演着苦澀的喜劇，他們仍被「運氣」支配着翻來覆去的喜，怒，悲，哭。該談到我的小說了，這篇小說，是寫一些喜怒哀哭的故事，並不一定是事實，而是把許多事實的情境融化而成爲這篇。

題目是一個曲牌名，我喜歡這三個字的輕麗，遂信手抓來作小說的題名，這裏並無什麼

含意與影射。人們讀小說。總愛索引，索引倒還不怕，怕的是因索引而忽略了小說的意思。

出版了五十種小說，約有一半是言情作品，而人們却盛傳着每個小說裏都有一個耿小的。這真不替耿小的想想，假如真的我有這些經過，早活不到現在，心就碎的下可收拾了。

不過愛女人這毛病，總還不免，而這愛却愛在心裏，既不表現出來，也不希望成爲事實。心裏想着愛，比實際的愛還甜蜜還有味，我現在也學詩人那種朦朧的美了。

目次

第一章 一半兒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一封信……………三九

第三章 一絲風……………六九

第四章 一斛珠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
言情小說
喜遷鶯

耿小的著

第一章 一半兒

在北平某一種社會圈裏面，有所謂「舅舅」階級者，這舅舅階級，實在是一種特殊階級，想要解釋這個特殊的意義，那非得從頭說起不可，然而這頭兒又不知從何起始，老早就這麼傳下來的，大概自有這個社會圈兒以來，便有這種舅舅之階級。我們還是從女人說起吧；譬如有一夫婦兩個人，這夫婦兩個人也不是真正夫婦，他們一半兒是夫婦，一半兒也是姘度來的，這女人根本沒有所謂娘家，連她的娘家姓什麼，她或者都說不清了，她手裏有幾個錢，這幾個錢從那兒來的，那就不必細說了。她因為不甘寂寞，所以和一個男人同居起來，這個男人自然要老實而聽話，不過他是窮的，因為窮而老實，才能看上她和看上她的錢。假如男人是一個勞動階級，那麼這時候便可洗手不幹，坐享其成，或者再染上嗜好。起初染上嗜好——譬如吸大煙——不過為滿足女人的慾望，要長時間的提壯精神，後來嗜好把整個精神

侵奪了，女人漸漸感到不滿足，同時錢也花完了，男人早就失業，而且更不能再去掙錢養活女人，女人遂不得不自尋出路，尋那經濟的精神的出路。於是在多年沒有親族的情形下，忽然又來了一個娘家兄弟，據說這兄弟出外多年，老無音信，現在回來了，或是營商，或是當軍人，現在發了財了，來看望姊姊。男人其實也明白，不過一來自己不能養活女人，愧對女人，同時女人還來養活自己，又搭着嗜好甚深，無精力來干涉女人的事，於是這個兄弟便一半是兄弟，一半是姦夫了。假如這時有了孩子，這個娘家兄弟便是孩子的舅舅了。這個舅舅便是特殊階級的舅舅。所謂舅舅，一半是舅舅，一半也是後父，也許是親父也許是假父。而根本上說，那個父親也是假的，也只是一半的父親，因為這個孩子，就是花錢買來的，那麼這個母親也有一半靠不住了。這女孩子連她本身的父母是誰，她也不會知道。等到大了，這女孩能掙了錢，便養活她的母親養活她的舅舅，父親或者倒許不管了，這時完全聽母親的命令。等到母親死了，自己因為受了母親的薰染，生活也非常浪漫，於是她也找個男人姘瘦，男人不成了，又找來一個兄弟又買了一個孩子，管這個兄弟叫舅舅，如此輩相襲，舅舅這個名稱終是特殊階級的。本小說女主角谷雲鶯，就是這種圈兒裏的一個女孩子。她的親生父母，她都不知道是誰了，不過她知道她現在的父母，都不是她的親父母，這個舅舅，更不是

親舅舅了。谷是她這個父親的姓，雲鶯是她舅舅給起的名子，她母親給她判定的年歲是十八歲，假如不是爲報戶口，這個歲數恐怕還不能決定。她長得很好看，在天真活潑裏，有着剛毅果斷的性情。她在小學念書時，很知用功，而且功課也很好，她就喜歡念書。那時她的母親——所謂谷太太——手裏還有點敷餘，同時上學也用不了多少錢，谷太太也曉得將來女兒在社會上活動，不管是什麼事情，總是認識字方便的多。所以也願供她念書。後來環境日漸窘迫，勉強把小學畢了業，依着谷雲鶯的意思還要上中學，可是家裏已經沒有這種力量了，本來谷太太也未嘗沒想到把谷雲鶯供給起來，找個事情，嫁個可靠的人家，自己跟着姑爺享晚年的福。她感到自己的境遇，實在是自己耽誤了自己。不過她又在她心中衡量一下，覺得供給讀書多啻是一站呢？況且即或供給大學畢業，像自己這個門戶，能嫁個什麼高門貴第呢？買孩子爲什麼？不就是爲的倒把嗎？囤積大了，賣給人家作姨太太，立刻就賺個千兒八百萬的。所以念書沒什麼用，只要够用的，也就成了，同時自己手裏也沒有錢再供給，乘着孩子年紀輕，叫她幹點什麼，先給自己掙錢。她想好了主意，便想叫谷雲鶯走着自己這個道兒，這個道兒就叫作「混」，混這個字，意思是很洽，說是買賣，又不拿捐交稅；說是職業，又那麼偷偷摸摸，不能公開，只好就叫着「混」，其實這就是「暗盤兒的買賣」，暗盤

兒的買賣比明盤還賺錢呢。她叫谷雲鶯作這種暗盤生意，谷雲鶯剛剛由學校出來，受了教育薰陶，如何肯幹這種事？牠念了很多的書，心裏也非常明白，絕不肯作那種下賤的事，作那出賣靈魂的事。她是受過時代教育洗禮的女孩子，她的心地是純潔的，像她母親那種生活，她就非常不樂意，不過她沒辦法就是了，現在母親提到這個問題，她當時就提出抗議，誓死也不去幹，谷太太也沒了辦法，同時，撫養了十幾年的感情，到底還有着母女的愛在，不使過於強迫，不過她說：「那麼你不作這事，你要幹麼呢？難道要挨餓嗎？」谷雲鶯知道母親也無力再供給自己讀書，自己從小時就喜歡唱戲，那麼她說：「我學戲吧！」谷太太知道唱戲也是一條出路，女孩子唱戲，容易唱紅了，即或不紅，也還能找個出路。唱戲是招牌，實際還是找對象，不過一唱戲，不必找對象，而對象自來找自己，那時可以隨便挑選，找肥的挑，她遂答應了谷雲鶯的要求。既然學戲就得找人教，好在物以類聚，人以羣分，她的舅舅認識一個票友，給人拉胡琴，順便說戲，於是便找來教她唱戲。既然供給不起讀書，那麼學戲也應花不起，可是讀書既然沒錢，而學戲却能左摘右借的供給，這不是因為利大所以才下本錢哪嗎？再者一邊學一邊就出去唱，多少能掙一點，把這筆錢就補過來了。乍一唱戲，當然沒有立刻唱紅的奢望，只是先闖名兒，能够找着一個捧角的肯拿出錢來供給學戲，那就更

好了。這雖然是理想，但事實也真會實現。因為社會裏，却專有這麼一種人，無事可幹，錢沒地方花，只有捧角吧。捧角的原不限於男人，也專有女人捧角，谷雲鶯唱了幾回之後，居然有一位丁老太太，手裏有錢，無事可幹，整天到娛樂場裏去逛，她專門喜歡童伶，她時常用種種法子來拉攏這些天真的孩子們，不管是男是女，只要看着順眼，便要當作自己孩子看待，其實也並沒有什麼野心，與其說是好玩，不如說有這種癮。孩子們不懂什麼，不過看着錢是好的，而孩子的家長近人，也正要想攏絡這種人，得些實惠。谷雲鶯竟被丁老太太發現，她很喜歡她。認識了丁太太之後，丁老太太覺得谷雲鶯很有出息，便說：「要是這麼唱下去，那是很可惜的，這非得投名師，多學些能耐不可。」於是便給她介紹一個名師，天天上他家去學戲，谷雲鶯喜歡的了不得，她又聰明，於是進步非常的快，她一向抱有這樣思想：她以為唱戲若是想紅起來，必須是有三個大條件，第一，必須有經濟力的後援。一般伶人喜歡認乾爹乾媽，不無其理由的，那全是想得着充實的經濟後援，有經濟後援，才能幹一切事，平常人以為唱戲很容易，其實不知下的本錢很大，譬如行頭，傢具，「守舊」等等，都需要很大的錢數，不過這錢不由自己出，而由乾爹乾媽出而已，所謂乾爹，一半兒是乾爹而已，而那一半兒那只有乾爹知道了。不但這些要用錢，就是平常交際，應酬，無往而不是

錢，唱戲又跟別的行兒不同，非得交際應酬不可，不然休想紅起來，所以一般想唱戲的，先不在唱上找出路，而先在經濟上找出路，經濟有了後援，再去唱戲，唱了戲再賺錢，有人說，既找着經濟後援，乾脆就不必唱戲了，有這錢花着，不也成了嗎？其實不知若不唱戲，這經濟後援，馬上停斷，這些乾爹乾媽的脾氣，就是爲拿錢捧唱戲，你叫他拿錢週濟些窮人，他是不幹的，要不怎麼社會的情形複雜微妙；就在此處，我們看社會的種種情事，必須用「一半兒」的眼光來看，所謂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是也，一切的事，都是一半兒是實的，一半兒是虛的，唱戲的第二個大條件，就是必投名師。投名師固然是爲學本事，但這也是一半兒，那一半兒不過是爲標榜，卽或戲不是跟他學的，而標榜爲某某名門弟子，就可以虎外行，不但虎外行，並且還能虎內行，平常人唱戲，楞往這一行裏擠也頗不容易，內行先排擠，不用說指這行吃飯，就是平日消遣走票，內行也時常擠兌，但是一投名師，立刻就好些，大家看着名師的面子，就不好意思排擠了，固然名師的能耐一半兒叫人佩服，而一半兒也是聲勢的關係。外行人也常常認這個，明擺着唱不對，但是有名師「把場」，大家說這一定不會錯的。名師之關係如此之重。第三大條件就是宣傳。唱戲不宣傳，如同坐旱船。旱地行船，那是多麼費勁，卽或費很大的力氣，用篙把船支起，但仍舊不得走，若是宣傳，就如

同船入大海，東西南北，無往不如意，又省事又省力。宣傳好了的，真如一帆風順。若是沒有宣傳工具，那就不用說了，就得仗着人口的宣傳，不過那也費事的多，決不如報紙的風行，即有了宣傳工具，再不宣傳，那就得失敗。有人說，譚鑫培也不用宣傳，人人都知道。那不是沒有報紙嗎？倘若有報紙，人家都宣傳，惟譚鑫培不宣傳，也會失敗的。除非他已經砸好了根底，現時代的唱戲者，尤得仗着宣傳，名子時常在報上登着，不但外行人注意，就是內行也表相當敬意。內行比外行尤其好虛榮，谷雲鶯之想到此處，一半兒是爲虛榮，一半兒也覺得唱戲只有這樣才成，她的三個大條件，現在已經有了兩個，一個是丁老太太，經濟後援，一個是得有名師指導，這應當滿意了，不過她認爲不足的是沒有宣傳的能力。她每天看報，注意戲劇的消息，看着同行姊妹的名子，時常在報上登着，一常登報，才能算紅，她很羨慕，人家都能有人給她們宣傳，自己却沒有，一樣的唱戲，人家的名兒就比自己大，這不是宣傳的力量嗎？自己也得找個宣傳出路，宣傳沒出路，兩眼黑糊糊。卽或錢有，名師有，人家不知道，也是枉然，你說一唱就漸漸有名，架不住人家不聽，你一點辦法沒有。你有多好的本事，人家不知道不是白搭嗎？可是丁老太太這時不願意谷雲鶯太出風頭，她有個矛盾的心理，她願意谷雲鶯成了名，那麼自己才不算白供給她，成名之後，還叫自己爲乾

媽，多麼有勁呢？但她又不願意她太成名了，惟恐成名之後，追逐的人人多，谷雲鶯從自己手裏脫出去，那才傷心呢。丁老太太是患得不患失，捧角兒也操這麼大的心機，真不容易呀。她越看谷雲鶯越好看，而也就越發捨不得撒手，雖然養在自己家裏，一點用處沒有，可是她不願意谷雲鶯由自己手裏飛出去。谷雲鶯的心胸又頗廣大，絕不會在丁老太太手裏一輩子，她到底是要飛的。丁老太太見她的志謀遠大，遂心生一計，自己有的是乾兒子，何不把她嫁給自己乾兒子？乾兒子和乾女兒結婚，便永遠跑不了啦。她想到自己有個乾兒子叫周玉齡的，也是唱戲的。——自然，她是非唱戲的不認，周玉齡是個唱老生的，相當活潑漂亮，她以為周玉齡和谷雲鶯配一對兒，那是最合適沒有了。於是她使用種種機會，叫他們湊在一塊，增進他們的情感，等到快成熟的時候，她再向谷雲鶯一說，就無問題了，谷雲鶯對於周玉齡，固然也有師兄妹關係，感情不錯，但她絕不想嫁給他。她不但不想嫁給他，即任何人也不想嫁。她雖然是戲子，但絕不願和戲子結婚。她很奇怪，一般捧角的女人，都喜歡嫁戲子，不知是什麼一種心理。唱戲的當然不是沒有人格，而現在唱戲的，總有一半兒不地道的吧，這一半兒不地道的，把地道的也給影響了。谷雲鶯不想嫁周玉齡，但亦不想嫁給別人。許多女伶是希望嫁給有錢的，物質享受先要鞏固，然後追求精神的和肉體的安慰。這幾乎成

了坤角的通願，她們都這樣想，以爲這樣就是極普通的事，極合理想的事，極通人情的，毫不以爲怪。毫不以爲恥，她們覺得廉恥二字在她們高興中是沒有的。這也難說，嫁給有志氣的，多半沒錢，跟着受了半輩子的罪，等到有志氣的志氣已達，那又有別抱了，如同王寶川似的。嫁給有錢的雖然也是當姨太太！但到底沒有受罪，所遺憾的是精神肉慾不能滿足。所以嫁給有錢的姘個年青的，這並不是背乎人情的呀。不過盡顧了人情，所以也就忘了人格。一般小姐也未嘗沒有這種念頭，不過多半爲「人格」所障阻。不能如願就是了。惟有唱戲的可以如願，而唱戲的就爲的是這一件事，要不然她唱戲幹麼呢？谷雲鶯不願意嫁給周玉齡，她是覺得自己一無成就，尙未成名，假如一結婚，則自己唱戲的前途沒有了，唱戲不是爲嫁戲子呀。於是她總表示退後，凡是有周玉齡的場合，她總迴避着，自己給自己下了戒心，她要一心放在戲劇上，絕不談結婚問題，丁老太太見機會總不成熟，谷雲鶯總是閃閃躲躲，她遂不得不直接向她談判這件事。她說周玉齡如何有出息，如何可靠，如何懂得疼人。谷雲鶯見了老太太把這意思表明出來，自己也就不得不表白了，她說她絕不結婚，在唱戲未成名以前，不能談到婚姻，一來自己年歲輕，二來自己也不能拿主意。丁老太太認爲這都不成問題，年齡雖然過輕，但結婚也不算早，自己不能拿主意，谷太太那裏也不成問題，丁老太太

說：「全有我呢，有我作主張，她不能不答應。這事我向她去說。」丁老太太當真向谷雲鶯的母親去說，谷太太的意思，倒無所謂，她本來叫女兒唱戲就是爲掙錢，可是她能不能成名，能不能掙錢，還在不可知之數，她對於谷雲鶯就沒敢希望太大，她不是承認谷雲鶯的能耐不好，她是說谷雲鶯的脾氣未必能起的來，唱紅了也得有唱紅了的脾氣，光靠能耐聰明不成。所以丁老太太一提這話，她想到了老太太給拿錢，只要自己不賠錢，而且將來還能養老，也就可以了，何況這些日子，花了丁老太太多少錢，人家這樣作媒，拒絕了也不合適。她就表示只有丁老太太在頭裏，女兒絕受不了委曲，這婚事倒是可以作，不過另外還有一點條件，就是谷雲鶯結婚後，還得唱戲，給她掙一點養老費。丁老太太認爲這不成問題，養老費全有了老太太呢。谷雲鶯這時見婚事要成功，她着急起來，她極力反對，她說：「女人一結婚，絕對不能再唱戲了，再唱戲也不會紅起來，要是紅起來，將來準得離婚。當真那樣，不如不結婚，專心唱戲，前途是有希望的了。」丁老太太見谷雲鶯極力反對，有些生氣，她竟走了，臨走時還說：「如果谷雲鶯不聽她的話，就不再管她了。」丁老太太走後，谷太太見雞飛蛋打，便責備谷雲鶯，說她不該拒絕丁老太太，拒絕了老太太，就是拒絕了財神。谷雲鶯說：「難道爲了財神，就把我這一輩子幸福拋棄嗎？我絕不嫁周玉齡，他能不能起來，

這還是一問題：卽或起來，是不是能永久保持愛情，還不敢說。丁老太太本能活多久？她能跟着一輩子嗎？」谷太太道：「那你打算怎麼辦？丁老太太不是說了嗎？你不聽話，她就不管你了，你還拿什麼唱戲？她一不拿錢，你師傅那裏先不教了，你還唱什麼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自自辦法，卽或唱不了戲，我也不能嫁周玉齡。」谷太太生氣道：「可是你不替我想，你不唱戲，我怎麼辦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反正我有辦法。」其實她有什麼辦法。她還沒有想到，不過她是這樣說着，她想母親是不能不顧養，而自己又不願犧牲，在這矛盾心理下，只有這樣說着。一來安慰母親的心懷，二來解自己的愁腸。至於怎麼辦法，慢慢再想主意，她想到既有丁老太太欺人，一定也還有別的人在，世界上不會專有一個丁老太太喜歡自己，她還得唱戲，她每天仍到師傅家裏去學。丁老太太見她真的不能聽自己的話，覺得自己花錢養一個狼狽，太不上算，她非常生氣從此便不再管谷雲鶯了。她一不管谷雲鶯，谷雲鶯的師傅也就對她冷淡起來，不但不正經給她說戲，有時說了她忘記了，還真不客氣的責打。谷雲鶯的精神，痛苦太大了。一樣的師姊妹，可是師傅總給人家說，不理自己，以前師傅常說自己聰明，現在也不說了，老說她沒有出息。當着很多同學責備她，她只有暗地飲泣，不敢對母親說。回到家來，吃着很粗的茶飯。谷雲鶯既不得老師的愛護，於是唱戲總不得出頭，眼看

着同學姊妹都成了名角，自己還一點頭角未露，可見錢這個東西是不可缺的，這天，一個姊妹在飯店裏招待宴會，招待許多客人，這個宴會真是豪華極了，谷雲鶯參與其間，她看見姊妹們爭奇鬥勝，自己真有點相形見絀，那些客人們，也都豪華奢侈，個個精神煥發。暢談闊論，逸興蓬勃，她看見姊妹們應酬於賓客之間，非常熟練，她覺得自己的交際太窄了，其實藉着別人的聲望，自己也可以聯絡，不過她究竟到社會上來不久，不大好意思，在男客裏面，胖瘦高低，什麼樣的人都有，且談且笑，一會兒入座，大家開懷暢飲，谷雲鶯坐在姊妹之間，不便問這些人都是誰，而且她也不注意誰和誰。這時，從那邊匆忙進來一個青年，穿着西服，進門把夾大衣一脫，便交給茶房，沒有戴帽子，留着流線型的髮型，十足表現着一個摩登的青年，大家互相點頭敬禮，有的讓坐，在衆人的口中，得知這個青年叫于大行，于大行這個名子，她聽着有些耳熟，大概在同行裏時常提到他，因為他的職業兼着三四處，都與唱戲這行兒有關係，所以許多人都認識他，他很漂亮，派頭兒也够，谷雲鶯不由多看了他兩眼，想到自己何時也能有這種宴會，來招待這些人？而人家是不是肯來，她想到自己前途這樣渺茫，不覺黯然心傷。吃完了飯，大家到跳舞廳，準備跳舞，不會跳和不願意跳的，坐在旁邊看書或是向主人告別回去。谷雲鶯既不會跳舞，又沒有對象，這時她感到沒有男朋友

的缺點，在這場合裏，大家一比，孤身的女人，實在自己都覺得單調可憐。所以女人想交男朋友，倒不一定是春情發動，而是環境所薰染，實際所迫呀。這時于大行也看見她了，單身的女人，是容易被注意，于大行見谷雲鶯似乎眼熟，又似乎沒見過，不過他知道今天的女賓，都是唱戲一行，他向別人一問，知道她叫谷雲鶯，谷雲鶯這個名子，在他耳朵裏並不太熟，可是她確和別人有種不同的風格。她的美麗也和別人不同，她是那樣年輕，而別人說是人工的修飾。他一注意她，她也正在注意他，兩個人一對注意，反而倒不好接近了。譬如兩個人，在無意中相見，雖然以前沒有說過話，但是借這倉促而遇的機會，可以招呼一下，假如互相注意很久，誰也沒理誰，也就不好意思再招呼了，谷雲鶯這時見于大行注意自己，也頗安靜，不過不知他究竟對自己是什麼一種心情。自然，她並沒有想到他能夠愛自己，而且連自己愛他這個心情也還沒有想。他們之間，先有一個「不可能」三個字在前面阻攔。這時音樂止了，舞侶都退了下來，于大行和主人女伶招呼談話，可巧這時谷雲鶯走過來，要和主人告別，主人說：「不要走，忙什麼，來，你同于先生跳一回去！」谷雲鶯便向于大行行了禮，于大行道：「這是谷老板吧？」主人道：「你們沒有見過嗎？我忘了給你們介紹，現在給你們介紹也不晚，」于大行道：「不必介紹了，我已經知道了，我自己介紹我自己給谷

老板，我是于大行，谷雲鶯道：「久仰久仰，您不說我也知道了，您的名望太大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谷老板跳舞嗎？」谷雲鶯臉一紅道：「我還不會呢！」于大行道：「正好，我也不會，我們坐一邊談談也好。」主人見他們兩個人談上話，也就不再張羅他們，自己走去，他們兩個人坐在一邊，喝着咖啡，談着話，于大行道：「谷老板沒組班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最近打算唱一回，不過我的力量太小了，以後還請您多幫忙！」于大行道：「那裏話？我是喜歡這個的，谷老板用功幾年了？我因為太忙，沒有趕到谷老板消遣過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我唱的日子很少，最近更沒有唱，因為我的能耐還不够，還在學習的時候，于先生您對我別客氣，就像小孩子那樣指導我才好，我最笨了，什麼客氣話也不會說。」這些話的確是谷雲鶯心裏的話，她現在覺得能够獲識于大行，實在是幸運的了不得，她覺得自己的前途，完全在于大行的手裏，只要能得着他的援助，前途自無問題。于大行道：「不成問題，我一定幫忙，千萬別提指導的話，我是外行。」這的確也是實話，不過他們兩個人都互認為是客氣話了。在這個環境裏，也不能談到別的什麼話，而且談的工夫也不能太久了，不然別人總要懷疑倆個人幹麼那樣特別親近。在人心不古的時代與社會裏，自不能不有這個想頭。同時谷雲鶯覺得散會之後，大家走出來，有的坐汽車，有的坐包車，即或沒有車的也能坐在別人的車

裏。自己出來現雇車，多不好看，有車還好，沒車就得走着了。她想到這裏要走，于大行看出她的神氣，便道：「谷小姐要走嗎？」谷雲鶯雖然沒有愛于大行，但是覺得自己走了之後，于大行若再同別的女人一塊兒談話，她就不放心似的，這是一種什麼心理，她自己說不出來，既然沒有愛，爲何會有嫉妬？這就是愛嗎？她現在不願意和于大行別離，和他別離，便覺空虛似的。于大行又說：「我送谷小姐回去吧，」谷雲鶯聽了真是說不出的感激與喜歡，不過他又想：也許是于大行的客氣，這裏有這許多姊妹可留戀的，何致叫他單送自己去呢，她遂道：「那真不敢當。可是您真要回去嗎？如果專爲送我，多麼不好意思呢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也想回去的。」於是他們走了出來，外面時光已經深夜，除了幾輛包車而外，沒有散車，于大行道：「我們走一走吧，寂靜的夜之街，也有一種趣味！」谷雲鶯更是喜歡，他們一邊走着一邊談着，于大行便問到她的近況，他便把她的身世和家庭狀況，一一都說了，毫不隱瞞的說了。于大行一聽，十分奇怪，想她們這行的人，向來都是不說實話，對於自己的一切都守秘密，尤其家庭的情形更不向外人說。她們總是誇大的向人家宣傳，不是說曾在高中讀過書，便說自己對藝術怎樣愛好，絕不說唱戲爲賺錢，谷雲鶯這樣毫不隱藏的說出來，于大行反覺得有些奇怪，不過他感到谷雲鶯的真誠，而且並不拿自己當作外人，所

以才說出心裏的話，於是對於谷雲鶯，不覺生出愛的心。愛她的純潔天真，又愛她誠實聰明，因為她的見解，和其他的伶人不同。他於是也不再向她虛偽，而以誠懇的心來對待她了。假如敷衍一個對自己非常誠實的人，那真如同欺騙一個樣的。他問到谷雲鶯將來的計劃，谷雲鶯說：「我有什麼計劃呢？有計劃也不能實現，我一個弱女子，有什麼力量呢？唱戲第一必須有人給拿錢，第二必須有好先生，第三必須宣傳，我現在那一條兒也沒有。以前倒有一個丁老太太供給用功，可是現在她又不管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爲什麼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她叫我和周玉齡結婚，我想我一結婚，前途不就完全拋棄了嗎？所以我沒有答應，她就不再供給了。」于大行一聽，她倒是一個有志氣的姑娘，不覺很佩服她，遂道：「那麼不唱戲不成嗎？如果願意作個事，我倒可以介紹一個地方去作事。」谷雲鶯道：「當公務員，不是仍然叫人當花瓶看待嗎？況且我的家庭，也不允許這樣作。同時我的能力，作事是不成的，唱戲則還合我的性情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既然有這藝術天才，當然要發揮一下才好，不過我想再找一個像丁老太太那樣的人，不也成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這固然有的是，不用找人，自然有人來找，但是你一花人家的錢了，就得聽人家的話，人家花錢爲什麼？按最簡單來說，捧角是爲消遣，然而叫我作人家的消遣品。我就幹不了。唱戲是權利義務，我不管他聽

戲是爲消遣爲愛好藝術，反正我按着藝術的規則來唱，至於台下平時，也給人家作消遣品，那我就不能幹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可是你不受人家支配，就不能得人家的錢！」谷雲鶯道：「誰說不是呢？所以唱戲還不是容易的事呢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既然不能離開這行兒，又不能作人家的消遣品，那就只有苦幹了。這樣，關於宣傳這方面，我可以盡我最大的努力，幫助一個天才家的成功，另一方面，我鼓勵你努力奮鬥，我們不用人家一個錢，我們完全用我們的本事來唱我們的戲。我相信是一定能成功的，努力幹吧！不要灰心，」他正說着，谷雲鶯一拉他，說道：「留神地溝。」于大行躲開了地溝，這時覺得她一拉自己的臂，格外顯得親切，這也許是一般伶人的慣技，但他相信這一定是谷雲鶯的天真至誠，絕沒有一點別的蕪意混在裏面，於是他又繼續着說，但竟找不着話頭了，兩個人默對了一會兒，谷雲鶯覺得眼前一片光明，而于大行却覺得是一層雲霧了。沒有愛的時候，絕想不到一切問題，一生了愛，問題便會來了。就如不搬家也沒有要賬的，搬了家，要賬的就來了是一樣的。第一個問題是：「我能够愛他嗎？」有了第一個問題，而第二個問題也來了：「即或能够愛她，但能够和她結婚嗎？」以後的問題是：「社會允許嗎？家庭允許嗎？她的家庭允許嗎？自己有這錢嗎？她知道自己沒錢而肯嫁自己嗎，她愛我嗎？她愛我什麼？她是利用我嗎？」種種問題都

一齊排到腦子上來，沉默了一會兒，谷雲鶯快到家了，往常總覺得道路過遠，今天不知爲了什麼，却覺得路太短，似乎再長一些好，一直走到她家的門口兒，谷雲鶯站住了，于大行見她站在台階上，那種依依不捨之態，十分動人，他不由想說：「我愛你！」可是他一時說不出口，谷雲鶯也知道他要說，他希望他能說，假如他能夠說出來，自己便倒在他的懷裏，叫他吻着，但是于大行站了一會兒，却道：「好吧，如果有着我的時候，我一定幫忙，再見！」谷雲鶯道：「謝謝您，假如我有事找您去，到……」于大行道：「嘔，最好到我那辦公的地方去找我，或是給我打電話，到別處見面，不必到我家裏去，因爲我不常在家。

「谷雲鶯道：「好吧，謝謝您，家裏坐一會兒好不好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不坐了，時候不早了，再見吧！」說着轉身走去，谷雲鶯道：「謝謝呀！」于大行道：「太客氣了！」說着便走遠了，谷雲鶯轉身剛要叫門，老媽子却開門出來，她說：「聽大小姐說話兒了，聽着聲兒就像，開門可不是麼，您同誰說話兒呢？」谷雲鶯走進來道：「于先生。」她走了進來，見了母親，說道：「媽，今天我走着回來的。」谷太太道：「這麼遠走着回來？你不害怕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于大行送我回來的。」谷太太道：「于大行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今天在那裏第一次見面，他也去了，他很有能耐，他一直送我回來，他還說願意幫我的忙呢。」谷太太

道：「那好呀，你可以多聯絡聯絡人家。」谷雲鶯正想接近于大行，谷太太又鼓勵她，叫她別得罪他，好好聯絡他，總是有用的，她以為社會上的人，什麼人也不能得罪，何況貴人？何況財神爺？谷雲鶯有了母親的鼓勵，於是便對於大行更要無忌的接近了。過了兩天，她便給于大行打電話，于大行雖然喜歡谷雲鶯，但是他總覺谷雲鶯是女伶，染了女伶習氣，對於自己，不過是為利用而已，焉能談到真情呢？這不過是一半玩，一半利用，她既然利用自己，自己也樂得找些精神安慰，不然生活便太苦悶了。他自己送谷雲鶯回家後，也就把這些忘却，今天接到這電話，十分奇怪，接過來一問，才知是谷雲鶯，於是平靜的心裏，總有些波動，他道：「那天回去累了吧？」谷雲鶯道：「謝謝您我很高興，您回去很晚了吧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時常那時候回去的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忙不忙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沒什麼事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我母親叫我約您吃吃飯，那天有功夫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不必客氣了，一塊兒玩玩倒是可以的，不必吃什麼飯。」谷雲鶯道：「為是找個地方談一談，吃飯在其次。我們也不下帖子了，這禮拜日下午五點鐘，我們在容園候您吧！您千萬得去別不賞面子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現在那裏打電話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在街上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離我這裏遠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不遠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那麼你能來一趟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怕您很忙，不方

便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沒關係，你來吧！」於是放下電話，不一會兒，谷雲鶯來了，于大行把她讓到客廳，讓她吸煙喝茶，招待很殷，谷雲鶯便提到母親的話，希望他別駁回，那樣於面上不好看，于大行道：「好吧，可是就這一回，以後不必這樣客氣，你近來很忙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不忙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常看電影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對了，就是常看電影。別的消遣簡直沒有意思。」于大行又問到出台的事。谷雲鶯說準備的都差不多了。大概過些日子就可以唱，希望多幫忙。于大行道：「唱戲即是銷票問題，如果能銷紅票，唱戲就沒問題。」

谷雲鶯道：「可不是，銷紅票大概能銷一點，我母親給聯絡着，還有幾個姊妹幫忙，大概不成問題，不致賠錢，不過還得求您給宣傳宣傳，」于大行道：「爲藝術是可以盡力幫忙的，不過票的銷路是很有關係的，第一次銷好了，人一多，以後再唱便好辦的多。不然第一回一碰，以後怎麼唱也不成。伶人唱紅了的，都是出門紅，出門紅，以後就更紅，出門不紅，以後怎麼唱也紅不了。所以第一回即或賠錢，也要把票全弄出去，只要人多，以後就好辦。人就是好熱鬧，不管你的票是怎麼出去的，只要人多，聽着就帶勁，唱着就帶勁，報上再一宣傳說上千百多座兒，名兒立刻就起來。所以說唱戲不難，而成功也算容易。這是唱戲第一步，第二步就是得聯絡的好，各方面都得應付好，第三步就是功夫問題了，雖然說現在

「不行多，可是唱戲沒真功夫，到底是不行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您說的太對了，關於功夫這話，我敢自信，我雖然不能說比別人聰明，可是我自信有把握，絕不叫人花錢看熱鬧。銷票暫時是沒有問題，只要您肯幫忙，這戲就唱成功了。您跟新聞界很熟的，一定能够幫忙，所以我的成功不成功，全在您的手中哪！」于大行道：「太客氣了，還是功夫要緊。你現在沒事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沒事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快要下班了，我可以早走一點，我們一同走吧！」谷雲鶯道：「好吧。」于大行回到辦公室，今天的公事，早已辦得，略加整理，他又來到客廳和谷雲鶯一同走出來，同事的見了他，都向他微笑。他們走出來，于大行道：「我還有一個飯約，現在時間還早，谷小姐沒事，我們到咖啡館坐會去好嗎？」谷雲鶯點頭答應。他們一同走進咖啡館，在一個單間裏坐下，要了咖啡點心，他們談着天。在這個環境裏，最容易促進男女的感情，即或不是情人，在這斗室之中，對面傾心而談，也容易變成情人，本來這是情人的環境。他們越談越相投，越看越愛慕。坐了一會兒，于大行見自己的約會到了，遂叫夥計過來，給了錢，谷雲鶯本打算給錢的，她極力爭着給錢，她道：「我還沒有請您，倒先擾了您了，那不成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在這裏你是客氣不出去的，他們也不能收你的。」說着給了錢，一同走出來，分了手，于大行赴他的飯局去了，如果不是飯局，他們同谷雲鶯玩

「一會兒呢。谷雲鶯自這次聚會，她對於大行更加深一層印象。到了星期日，他們在飯莊子見了面，谷雲鶯的母親見于大行這樣幫忙，非常喜歡感激，然後又再三託咐他照應谷雲鶯，飯後，他約谷雲鶯看電影去，谷雲鶯看了看她的母親，谷太太說：「去吧，別叫于先生破費就得了。」於是谷雲鶯安心和于大行到電影院去了。電影正演着一個文伶的故事，述說一個女伶愛一個青年，這個青年也很愛她，不過他沒有錢，他把他的家產和平生事業都犧牲了，來完成女伶的藝術。女伶的藝術成功了，而青年也傾家敗產了，女伶之紅起來，可以說完全是那青年的力量，可是女伶紅起來後，那青年在社會的地位失去了，他捧女伶，本就招許多人滿意，而他竟為女伶犧牲到這種地步，實在不值，他們都不了解青年愛女伶的心，都以為他是荒唐，把事業也都丟掉了，女伶這時紅起來，於是追逐的人多了，自然這裏盡是有錢的，也有漂亮的，女伶的虛榮心大，成名之後，就不願和青年一同去隱居，於是兩個人鬧了很深的意見，而青年自己走了，含着眼淚走了。他們看着電影，不禁都感到自己的身世，谷雲鶯怕于大行看了，而對自己懷疑起來。她再三的說：「我真恨這個女伶，這樣沒有良心！」于大行聽了，知道谷雲鶯是對自己的一種表示，於是他安慰了。電影散場，于大行和谷雲鶯走了出來，他們一邊走着一邊想着。谷雲鶯怕于大行因為電影故事的影響，而對她的印象

壞起來，她心裏很彘扭，爲什麼正趕上這麼一個電影。于大行也想到這層，他怕谷雲鶯心裏不痛快，他表示電影是電影，事實是事實，他絕不會因爲電影的故事跟他們的情形差不多就不愛她。可是他這話又不能說，谷雲鶯心裏的話，也不能說，兩個人竟想怎麼轉轉的把心裏話說出來才好。這時洋車夫都來兜攬買賣，于大行要給她雇車，她道：「我們還走一會兒好不好？」于大行也正願意走，於是他們便走了下來，走遠了，漸漸人少了，路上也顯着靜了，於是他們便開始談話。于大行道：「電影還不算壞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可是事實能有這種事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事實大概不免有，不過我想不能都是這樣，比方女伶拋棄青年而嫁貴人，這樣人固然不少，但也有不是這樣的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可不是，人和人不一樣，這個電影編劇者，認識太淺了，他光看見過女伶是那樣的，他沒有看見過女伶不是那樣的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這個不是編劇者不知道，編劇和小說都是以社會上所常有的事來寫，以是表現人生，因爲女伶那樣的多，所以才拿這種材料來諷刺社會，不是不寫的就是不知道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可是我不喜歡他這個故事，即或有這種事實，而叫人對女伶的印象太壞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所以作劇作小說，是一件很難的事。寫的好了，而這世界上並沒有那麼多好人，光寫好，壞人便越發不知慄懼了，所以孔子作春秋，而亂臣賊子懼，電影和戲劇的使命，也就是警惡

揚善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覺得這電影裏的人，那個好，那個不好？」于大行道：「那個演女伶的主角就不錯，大概她很有心得，體驗的很入微。」谷雲鶯道：「要是批評事實的話。」于大行道：「要是批評事實，我都覺得他們不夠。女伶不用說了，嫌貧愛富，厭舊喜新，這是萬要不得的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這跟我的意思一樣，我也覺得這種人太壞了，這都是社會不良，把他們都養成那樣子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這話很對，這都是社會的不良，有以致之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那麼您對於女伶的印象，都是那樣麼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人，不能都一樣的。」這真是奇怪的事，人們一有了愛情，無論是男女，都犯一種毛病，就是理智完全沒有了，光剩了感情，所以對一切事，只以感情評斷它。她若不愛這個人，那麼世上所有一切惡點，都可以扣在這個人的身上；她若是愛這個人，拿任何比喻都不能阻止她的愛。所以電影，戲劇和小說，使正在愛海中人看了，是一點影響也沒有的。比方電影寫一女伶不好，但是他對於女伶仍然，即或知道這女伶本人是拋棄了若干男人，但是他還要愛。那些紅粉骷髏的話，並不能阻止人的愛慾，比方把一個人，用X光照她，男人看了她，立刻就是一具骷髏，可怕極了，一點美也沒有了，女人的骨體，就是那樣，於是暫時把人愛慕的心減退了好多，可是把X光一撤，又現出女人的體，美麗的顏色，於是又強烈的愛起來，方才那是骷髏，就和沒有

看見一樣。試想，看了女人本身的骷髏，仍阻止不住愛，若是拿一個紅粉骷髏的話來叫他不要愛女人請想辦的到嗎？所以愛情的神祕就在此。于大行絕不能因為看見電影的女伶不好。而不愛谷雲鶯。他明白谷雲鶯的意思，所以他說人與人不一樣。谷雲鶯還仍然不放心，她非要問明白不可，她又道：「那麼您對我印象怎麼樣？是不是也和那個女伶一般看待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不，絕不，我要那樣看，我就不會同你在一起走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爲什麼要同我一起走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你是聰明的，你還不知道嗎？」谷雲鶯明白他的心理了，她很喜歡，不由又接近了他。于大行又問道：「你明白我的意思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明白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那麼我的意思是什麼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不會說。」她有些忸怩了。于大行道：「怎不會說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不會說啊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若是不會說，那你就是不明白我的意思！」谷雲鶯道：「你說我不明白，我就不明白，反正我自己心裏知道就完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自己心裏知道又有什麼用？自己心裏的意思，非得叫人明白才成，我心裏的事你明白了，你心裏的事，就不叫我明白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心裏什麼事呀，那裏叫我明白了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你不是說明白了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不明白，我笨極了，我猜不透你的心事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慢說是公主，就是大羅神仙，也難以猜透哇！」谷雲鶯道：「你的戲詞

倒比我還熟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那麼你猜一猜我的心事，」谷雲鶯道：「我不會猜，我不是公主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就當一回公主，我當駙馬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幹麼呀，佔人家的便宜？」

「于大行站住了，這胡同裏並無行人，便抱住了她道：『我愛你！』」谷雲鶯便倚在他的懷裏，兩個人接了一個長吻，這個吻是谷雲鶯有生以來的第一個吻，她第一次嚐到吻的滋味，也就是第一次領略戀愛的滋味。他們都抑止不住自己的心跳，半天，才互相離開。于大行拉着她的手道：「我們走吧！」他們便走下來，谷雲鶯道：「你告訴我，你是真愛我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怎麼不是真愛你呢，鶯，你不要疑惑吧，我可以發誓，我是真愛你的。」于大行給谷雲鶯送到家裏，他一看手表，已經夜裏一點了，他急忙往家裏走，這時又雇不着車，走到家裏，已經快兩點了，又乏又累。到家一叫門，老媽子已經睡了多時，幸而他的太太等着他，給他開了門，他走進來，全家都睡了，輕輕進到屋裏，太太給他打洗臉水。于太太已經累了一天，她比任何人起的早，她比任何人睡的晚，她實在是一個美麗而又賢慧的太太，她想到丈夫在作事非常不容易，還得應酬朋友，還得聯絡上司，所以她在他回來的時候，百般的侍候他，他不回來，自己便不睡覺等着，回家便打臉水，于大行洗完了臉，看着自己的孩子小寶寶在床上睡的很穩，他在小寶寶的臉上吻了一下，于太太問他還喝茶不，他道：「不

喝了，睡吧，今天太累了。」于太太道：「今天值班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可不是，今天是替人家，他請了我吃一頓飯，叫我替他一班，不好意思拒絕。」于太太道：「可是你也得注意你的身體呀，你的身體本來不好，能多修養就修養，老這樣累於身體受傷的，以後應該拒絕他，明天若是放假還可以，若不是放假，明天還得早起，人受不了。」于大行不耐煩道：「我比你明白。」說着，他就睡在被裏了，想着和谷雲鶯的甜蜜，並不和于太太說話，于太太見他這樣沉默寡言，不像往日的活潑，她曉得他心裏有事，也不便問他，只得躺在他的旁邊睡着了，于大行雖然累，但却睡不着，谷雲鶯的影子，總在他的腦子裏來回轉，想到種種的甜蜜，不由便想到將來，將來怎麼辦呢？她能够嫁給自己嗎？她真的愛自己嗎？她能作自己的姨太太嗎？她即或願意作姨太太，而自己的太太是否答應？這些問題怎麼也解決不了，他翻來覆去的怎麼也睡不着了。一會兒，小寶寶醒了，于太太馬上也醒了，去抱孩子，把孩子撒尿，給孩子奶吃。人在睡着的時候，被動的醒了，那是最傷神的，作母親爲兒女，白天累了一天，夜裏還得照顧孩子，于太太真是個賢妻良母，她見于大行睜着兩隻大眼睛，還沒有睡着，便覺他的心事，一定很大，要不然他會這樣興奮睡不着。她道：「你怎麼還沒睡嗎？」于大行哼了一聲，于太太道：「你有什麼事嗎？」于大行見她打聽自己的幽思，不耐

煩道：「沒有，你睡你的吧！」于太太見他這種脾氣，自己反倒睡不着了，她顧慮于大行的身體，她顧慮于大行或者有什麼爲難的事。白天工作，夜裏還不能睡覺，實在於身體有傷的，她替他難過，她要知道他到底是什麼心事，她想幫助他解決他的心事，可是他却不说，她又不好問，一問他就急，只好明天再說吧，第二天再問他時，他含糊的說：「沒什麼事，你不用管了。」于太太見他這樣說，也就不再理會，誰知從此之後，他時常很晚的回來，不但時常晚回，而且回來之後，總是默默不言，有時高興的能吃能喝，有時怔怔忡忡好像在想什麼事。于太太便覺奇怪了。以前，于大行的母親見于大行時常晚回來，以爲兒子在外作事，免不了朋友應酬，或是行個人情，或是同誰打牌，或是走走逛逛，青年人是免不了的，不過日子久了，身體總要受傷。所以使同兒媳婦說，他再晚回來的時候勸一勸他，身體總是要緊的。別太晚回來，家裏也沒人等着他，全都不合適。于太太把這話同于大行一說，于大行便不耐煩的不叫她說，說也不聽，于太太又把這種情形，和她婆婆說了。于老太太年歲大。倒是明白事理多，她猜到兒子大概是有了外道兒，如果不是有女人迷惑，絕不會這個樣子的。她一方面憂慮兒子的身體和金錢的消耗，一方面又憂慮兒媳婦看出兒子的行爲而難過，所以她在不再叫兒媳婦勸他，她反而勸媳婦不要十分管他，她給兒子解釋說：

「他一定公事很忙，再者在外邊交朋友，也免不了應酬。」老太太的意思是怕兒媳婦看出兒子的行爲而吵鬧，那樣倒容易鬧僵人，不如一面替兒子解釋，叫兒媳婦放寬心，一方面在暗中規勸兒子，不許在外邊胡鬧。母親爲了兒子的事，真是盡心到家了，爲兒子的要是不能了解母親這點心，實在辜負了母親這一片心。于太太見婆婆都給兒子解釋，自己也就不再追問。於是于大行胆子却越來越大了，幾乎他每天必回來的很晚，他離不開谷雲鶯，谷雲鶯也離不開他了，這天谷雲鶯由于大行幫忙之下組好了班，定好日子上台演戲，廣告登出來，于大行又各方面一宣傳，像片銅版，在報上一發表，果然還未出台，就引起了社會的注意，大家都要看看這個埋在藝海裏的新角色，到底怎麼樣，演出的那天，上的坐兒真是不少，滿坑滿谷，于大行又買票分送朋友，到時候捧場。於是谷雲鶯一出台簾，就是一個滿堂的好兒，跟着采聲不絕，行家一聽，谷雲鶯的藝術的確不壞。也就同聲讚揚，外行人一看行家都說好，於是也越發喊好，谷雲鶯頭一天就紅了起來，她真有一種想不到的收穫，她喜歡極了。于大行在包箱裏和母親太太一塊兒坐着，他同她們說是朋友託銷的紅票沒法兒推，所以留下，請母親和太太聽戲。于老太太以爲兒子很孝，于太太以爲丈夫很體貼，她們高興的聽着戲。于大行兩隻眼睛釘在谷雲鶯的身上，他見谷雲鶯受到這樣采聲，他也狂喜的了不得，

因爲這是他的心裏高興，不免要表現在外，于太太看着很奇怪，這時谷雲鶯在台上，也不斷的向他們這個包箱望，而且不斷的望着于太太，這時又有朋友來和于大行開玩笑，于太太聽見他們的話，便猜到于大行和谷雲鶯之間，必有一點關係，拿這點關係來推測于大行的往日的行動，不禁更加疑惑起來。散戲之時，觀衆陸續出走，于大行站起來對于太太道：「你同着母親先回去，我找一個朋友談幾句話。」說着，他匆匆離開了包箱。于太太見他如此慌張，心裏越加疑惑，這時候還找朋友談天。可是她又無法不叫他去，只得回着母親走出戲院，雇車回家去了。于大行却一直來到後台，谷雲鶯正在卸裝，于大行慶賀她道：「啊，今天戲太好了，想不到的好。」說完，以爲谷雲鶯也必喜歡，誰知谷雲鶯見了他，反而態度冷靜起來，他不由怔了。這時包圍着她的好多人，你一句老板，他一句老板，把谷雲鶯捧得比天還要高。于大行看了，說不出一種滋味，他心裏想：「這是我的情人，你們怎樣捧也沒有。」他很驕傲，可是跟着又想：「她今天爲什麼忽對我冷淡起來？難道剛一成名，立刻就拋棄我了嗎？以前全是利用我嗎？」想到這裏，又很難過，但仍然抱着一線希望，以爲谷雲鶯之冷淡，是爲了別的事，無論如何，得感謝自己幫他這樣的忙，若是沒有我，她如何能這樣紅。他一邊想着，一邊站在旁邊看着，就看谷雲鶯一邊卸裝一邊和別人說笑，伺候她的

人，小心伺候，連她母親都對她另眼看了，同時對於大行極力敷衍，因為她知道這場戲多虧了于大行，她見女兒這冷靜的樣子，也覺不大好，所以她極力對於大行敷衍，于大行因為有谷太太敷衍他，態度還不甚僵，不然僵在那裏多麼難過。但到底心裏不痛快，叫別人看着，倒好像自己曾巴結谷雲鶯。自己拋棄了母親不管，叫她老人家自己回去，自己却來看她，不想她對自己這樣。他一氣恨，走吧，呆在這裏幹麼呢？他向谷太太打招呼，說聲再見，轉身就走，他從此不想再理她了。谷太太說道：「忙什麼，回頭兒一塊兒出去，我給您雇輛車。老太太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不客氣，老太太先回去了。」說着轉身剛走了兩步，谷雲鶯却叫道：「回來！」于大行站住道：「幹麼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你幹麼去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回家去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喝，你到是沒忘記你的家，恐怕你太太一個人回去不放心。」于大行一聽，簡直說不出什麼，站在那裏不動，借這機會，又走回來說道：「這裏不是沒有事了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必得有事才不走嗎？你要走你就走你的，誰別攔着，不然于太太等你等的着急了。」于大行結結巴巴的說不出什麼來，只有站在那裏等她卸完了裝，谷雲鶯道：「媽您先回去吧！」于太太把錢拿到手裏，正想回家抽煙去，她道：「那麼你回頭一個人回去？」

「谷雲鶯道：「我叫于大行送我去，」于大行一聽，真摸不清谷雲鶯是怎麼一回事，雖然自

已成了她的跟包的，但他究竟是喜歡的。谷太太道：「那麼又叫于先生受累了，太不合適啦。于先生還得回家呢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倒沒關係，這算什麼，我天天晚回去的。」谷太太遂拿着錢走了，谷雲鶯的行頭，自有人給收拾，她換好了衣服，走了出來，別人也就各自分散，于大行隨着谷雲鶯走出戲院，于大行要雇車，谷雲鶯道：「幹麼呀？雇車我自己就會雇，我要雇車何必叫你送，你要想急着回家，你自己回去好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幹麼想着回家？我是怕你累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我不累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不累那麼就走着。」其實他心裏也願意走着。谷雲鶯道：「我渴了，我們到咖啡館去喝杯咖啡去。」前門外的咖啡館，打烊比較晚些，他們便走進咖啡館，要了咖啡和點心，于大行道：「我還有點餓了呢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我看你給你太太買了好些東西吃，你會餓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並沒有吃多少，我問你，你今天幹麼對我這麼冷淡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就是那樣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什麼就是那樣，當着人你不是叫我難堪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那可沒法子，我高興時才高興呢，我若不高興，想叫我高興也不成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那麼你有什麼不高興的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就是不高興麼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到底爲什麼呀？」谷雲鶯道：「那你就不用問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必須要問，因爲你對我一個人冷淡，一定是因爲我而不高興，所以我就得問

問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我就是因爲你而不高興的。」于大行道：「爲什麼呀？是我那裏沒有給你辦好，是你唱戲的時候我沒有喊句好？」谷雲鶯道：「那談不上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那你到底爲什麼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你不要裝傻，你自己想想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想不到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想不到就算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雲鶯，你爲什麼不說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吃這點心，這點心好吃，來，你一半我一半。」說着，拿了一塊圓的雞蛋糕，用叉子一切，切成兩半，一半放在于大行的碟子裏。于大行便用叉子叉起來，放在嘴裏吃了。他道：「今天成績很好，上的是十成座，我想下期再好好宣傳一下，更得上的人多了，我聽很多人都說你唱得不錯，我在旁邊聽着又提心吊胆，這回居然沒砸，下回再選一回硬一點戲碼兒，把角色再換整一點兒，一定更好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看見了老太太沒有？她也來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看見了，那個周玉齡跟着她呢。內行人也來的不少。」他們談了一會兒，于大行想到家裏還在等着自己，遂道：「咱們回去吧？」谷雲鶯道：「等一等，話還沒說完呢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那麼你說吧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說吧！」于大行道：「我說什麼呀！」谷雲鶯道：「你說吧！」于大行道：「我說什麼呀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你別跟我裝傻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實在不明白你的意思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不明白，以後再說吧。」說着就要站起來，于大行道：「不，

你得說出，鴛，你得告訴我！」谷雲鶯道：「我沒得可說，走吧！」于大行無法，給了錢，走出咖啡館，谷雲鶯便叫洋車，于大行道：「你是不願意了嗎？你到底是什麼意思？你跟我說了，我也好明白，不然你生氣我還不知道怎麼得罪你的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明天再說吧，明天下午咱們看電影去吧！」于大行道：「明天看那個片子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明天你在班上等我吧，我找你去再說。」于大行答應着於是雇了兩輛車，一直送到她家，然後于大行又坐車回到家裏，他的太太已回來好久，于老太太都睡着了，于太太想道：「他說找位朋友談幾句話，怎樣這樣久還不回來？」她已經看出八九分來了。她很難過，又很生氣，這時于大行回來。進到屋來，于太太也不言語。于大行看她面上神色彷彿有事似的，他自己心愧，所以也不言語。于太太給他開了門之後，便倒在床上去睡，洗臉等項，由大行自己去幹。于大行想到太太很累了，也不便再叫她給打臉水，所以自己跑到廚房，找點熱水，洗完之後，倒在床上去睡，這回他是睡着了，可是于太太却沒睡着，她要知道于大行幹麼這樣晚回來？他上那裏去？女人心地都窄，因為感情過重的緣故。她心裏沒事的時候，很難放進事去，可是心裏有了事之後，再想拋開，那是難上加難。于太太已經對於大行疑心，再想不疑，那是不可能。她越想越生氣，越生氣越難過，她哭了起來，于大行醒來，聽見太太哭着，想到是爲了

自己之事，他一方有愧，一方生氣，所愧的是自己對不往太太，生氣的是她不該難過。他對自己既沒待她不好，難過什麼？爲了維持丈夫的尊嚴，那點愧也「老羞成怒」了。他道：「你這是幹麼？」于太太不言語，仍是醒着鼻涕。于大行道：「你到底是因爲什麼，你到是說呀！」于太太道：「我沒得可說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沒得可說不成。」于太太道：「本來沒的可說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沒得可說，你爲什麼哭？」

于太太道：「我不爲什麼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不爲什麼不成，你非得說出爲什麼來不可！」于太太道：「沒告訴你爲什麼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不爲什麼那你哭？」于太太道：「我哭又有什麼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爲什麼哭？」于太太道：「我愛哭我就哭！」于大行道：「你愛哭不成，在我旁邊，我不能叫你哭。」于太太道：「那你攔不住，哭你還能攔住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哭就得說出哭的理由，沒有理就不准哭。」于太太道：「你不能這樣專制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就這樣專制。」他們越說聲音越大，于老太太在上房都聽見了，她道：「你們還不睡覺，吵什麼？」他們都不言語了。于大行又蓋上被子睡啦。于太太見他這樣無情無義，自己難過他都不知道安慰自己，他反倒生起氣來，越想越睡不着了。第二天早晨于大行起來上班去了，于太太腫着兩隻眼睛，于老太太看見兒媳這樣，知道她們昨夜吵來着，老

太太又不好問，于太太也不說。老太太心想，夫婦吵架，兩天便過去的，也就沒有放在心上。而于太太心裏總想着這件事，覺得于大行對自己變了心，自己辛辛苦苦，每天這樣伺候他，爲了什麼，不是爲將來跟着他享福嗎？現在對待自己竟這樣薄情，將來還談得到享福嗎？于大行心裏這樣想：「你不必管我在外行動如何，反正我對你始終如一就得了。」他不知道女人的心理，她根本不是爭的是肉體，她爭的是你的心啊！于大行昨天和于太太吵了幾句，心裏總不高興，不過想到今天還和谷雲鶯見面，不由又歡喜起來，現在他的心是一半兒在家，一半兒在谷雲鶯身上。離着下班還有一個鐘頭，他就把文件收拾起來，靜等谷雲鶯來，等了半個鐘頭，她還沒來，等人是最着急的，一分鐘一分鐘都覺得過的時候很長，一直等到快下班了，還沒音信，于大行有點不耐煩，急得來回轉磨，同事一見他這種情形，就知道是等谷雲鶯。到了下班，大家繼續走出，說道：「老于一塊兒走呀！」于大行道：「你們先走吧，我還有點事。」同事的道：「你的事不是老早就辦完了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還有點別的事。」大家一笑而去，于大行見大家走了，他一個人還在等谷雲鶯，心裏又着急又生氣，又有點疑慮。他穿上了大衣，慢慢的穿，多耗一些時候，可是谷雲鶯還沒來，他想也許不來了，自己不要等她吧，昨天和太太吵了一回架，今天還是早點回去的好。他把手套慢慢的織

上，似乎戴錯了，摘下來看了看，沒有戴錯，仍舊戴上，這時電話鈴響，他急忙去接，接過一問，才知是接錯了的。看了看錶，已經過了廿分鐘，再等十分鐘吧？不等了，絕對不等了，他猶豫着走出來，心裏很難過。剛走出辦公室的門，就見谷雲鶯跑來，他又喜又生氣，責備她道：「你怎麼來的這樣晚？我都決心不等你了。」谷雲鶯一聽，立刻轉身就走道：「你愛等等，我還是不來了呢。」于大行一見，連忙過去一把拉住，一邊說着好話，一邊給她拉到客廳裏，說道：「你不知道我等的多麼着急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不知道我是多麼着急的，我剛要出來，家裏就去了人，好容易應付半天，我這才脫身出來，你還埋怨我。」于大行忙道：「我不知道你有事，我以為你故意晚來呢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那沒準兒，我還許故意晚來，試探你等我不等呢！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剛要出門，假如你再晚來五分鐘，我就回家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要是回家，我從此不理你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瞧，就許你來的晚，不許人家不等，多麼自私呀！」谷雲鶯道：「我也不是故意來晚了呀，你再說我就走了。」于大行拉她的手道：「不說了，不說了，我們走吧，到咖啡館去坐。」於是他們出門到咖啡館去了。兩個人坐在咖啡館裏談着。于大行道：「昨天你說有話對我說，有什麼話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又沒有話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什麼呀？你說的今天要對我講，為什麼不講呢？」谷

雲鶯道：「電影什麼時候開？」于大行道：「看中場大概還能趕上，不過太促迫了，看晚場時候還早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那麼我們還是看中場去吧！」于大行道：「不成，我還沒吃飯呢，我餓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我也沒吃呢，看完電影一塊兒吃吧！」于大行道：「不，我還是希望你把你說的話說出來，要不然我也看不下電影去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我問你，你是真愛我還是假愛我？」于大行道：「當然真愛你，你爲什麼還這樣問我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你愛我什麼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愛你美麗，我愛你聰明，我愛你沒有伶人的氣習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愛我又怎麼辦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什麼怎麼辦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你別裝傻，你再這樣裝糊塗，我就不說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敢發誓，我不是裝傻。我只明白愛就愛，還有什麼怎麼辦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你能永遠愛我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當然永遠愛你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那麼你有這可能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你不要來回來去的說了，我已經發誓永遠愛你，還有什麼可能不可能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哼，可惜你的聰明。你簡直是個傻子，你盡光發誓不成，你得想想你的環境，能不能允許你永遠愛我。」于大行一聽這話，知道她的心意，遂道：「你的我明白了，現在我可以這樣答覆你：你不必顧慮，我既然發誓永遠愛你，我就能永遠愛你。一切條件都沒有，一切障礙我都不顧，我非達到愛你的目的不可，你還不放心想嗎？」谷雲鶯

道：「我很放心你，可是你能放心我嗎？」于大行一怔道：「我怎麼不放心你？你有什麼不叫我放心的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沒有什麼不叫你放心的，可是……」于大行道：「可是什麼？你一定有別的意思，你快說，你是不是想不愛我？你是不是有了另外的情人？」谷雲鶯笑道：「有沒有你問不着，你沒有資格問。」于大行一聽，大吃一驚，當時想到她今天來晚，和昨天在後台對自己冷淡的情形一對照，他的心碎了，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章分解！

第二章 一封 信

于大行聽了谷雲鶯的話，心裏難過，怔了半天，說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我們不必再談這個問題吧！」谷雲鶯笑道：「我不叫你談你偏要談，還是不談吧，我們吃飯去吧！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們在這裏吃點番菜吧！」谷雲鶯道：「也好。」於是要了菜，默默的吃着。于大行簡直吃不下去了，吃了兩口便放下叉子。谷雲鶯道：「你怎麼不吃了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不想吃，我不餓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方才說你餓了，這時怎麼又不餓了呢？吃吧，別生氣，吃完了我還有話呢。」于大行簡直摸不清她是什麼意思。更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，吃完了飯，兩個人又去看電影，于大行總想叫她說出她的意思，她只是不說，一邊看電影，一邊啾啾。

大行這時想到家裏太太還在等着，今天又回去晚了，何以對她呢？電影簡直他沒有看下去，好容易等到散場，于大行便要雇車，谷雲鶯道：「幹麼雇車，你想早回家嗎？嘔，你的太太還在等着你，快回去吧，不然叫她傷心的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瞧，你老是這樣說話，本來你說有句話要同我說，結果這半天的工夫，你都沒說了，可是說這種話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真想聽我那句話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這話問得多沒意思，我不是想聽，我幹麼這樣着急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好吧，你送我回去，我們一塊兒走着，一邊走着一邊說，好不好？」于大行遂答應了她，又送她回家。走在半道，于大行道：「你說吧！」谷雲鶯道：「你別忙，等一等，我想怎麼說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那還想什麼？就是一句話，衝口而出不是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沒有那麼容易。我得慢慢的想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好吧，我等你慢慢的想。」說着，兩個人便慢慢的走着，走了很遠，谷雲鶯也沒有說，她的心裏正在想怎麼說呢，于大行道：「你道是說呀！」谷雲鶯道：「我真納悶，你這樣聰明，竟會想不到我的話是什麼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是不是另外有情人？如果你若有的話，你直接對我說了，我倒沒有痛苦，假如你怕我痛苦而不告訴我，以後叫我知道了，那實在太難過了，所以我望你直接對我說了，沒關係，不愛我也沒有什麼。好在我們相愛的日子並不多，這時斷了，也還容易，只要你同我說我也永遠

愛你，我絕不因爲你不愛我而忘了你的。」谷雲鶯一聽，十分好笑，本來她不想再說，現在聽道他這樣表示，知道他已經想到旁處去了，遂點他一句道：「我問你，我們兩人豈能永遠不分離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永遠不分離，我敢發誓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倒真愛發誓，你先等等發誓，你先說一次我們兩個人怎麼才能永遠不分離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們兩個人老在一塊兒，不就不分離了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怎麼能老在一塊兒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你天天去找我，咱們一塊兒玩；到晚上我送你回家，咱們不就老在一塊兒了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可是我們終有分別呀，一會兒，我進我的家，你回你的家，不仍是分離了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那……：……：……：」谷雲鶯道：「那什麼？」于大行明白了，遂道：「這個不成問題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絕對有辦法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有什麼辦法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慢慢想着，反正我絕不辜負你的心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不是騙我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幹麼騙你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看前途不易樂觀，」于大行道：「你不必那樣想，我準有辦法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好吧，慢慢再說吧！」兩個人一直回到家裏，然後于大行又回到自己家裏。這時他的太太病了，躺在床上，于大行以爲她故意不起來，十分有氣，本來自己回來晚了，心理有愧，想回到家來，安慰她幾句，誰知她却裝伴不起於是把安慰她的心，又變成了憎惡的心。

同時又想到谷雲鶯的問題，完全因為她作梗，遂更加不喜歡她了。他自言自語的道：「這倒好，吃得飽睡的着。」于太太一聽，心裏難過，就別提了，可是她仍然不能言語，她一說話，非得吵起不可，一吵起來，二位老人就跟着累心。只有自己忍着吧！誰知于大行。叨念沒完了，每一句話都要刺着于太太的心裏不好受，她難過極了。而不願和于大行爭辯。于大行氣哼哼的自己睡去了。于太太心裏想，本來他這樣對不起自己，自己也沒有攔阻他的自由，他應當如何安慰自己才對，現在他不但不安慰自己，反而倒對自己這樣無情，她難過，她傷心。想起結婚時，是如何的恩愛，本想依養終身，不料他又棄舊迎新。她一難過，病却更加重了。越加重而越掙扎幹事，惟恐公婆說話，說她爲了兒子的事而不幹活。她是要臉的人，她一方面表示絕不因爲丈夫無情而難過，一方面還要更加精神。白天累了一天，把委曲都勻在夜間發泄，一個人在被窩裏哭。精神消耗過度，飲食不香，消化不良，病却更沈重起來。而于大行仍然天天在外邊和谷雲鶯在一塊兒玩，絲毫沒把太太放在心上。這天，于太太實在起不來了，倒在床上呻吟，她頭疼，四肢發冷，混身都不合適。于老太太見媳婦病了，便叫她到醫院去看病，于太太說：「沒有什麼病，大概夜裏着了涼，躺一會兒就好了。」于老太太也以爲她夜裏起來給于大行開門，那樣着了涼。等兒子回來，叫他給帶付丸藥一

吃，發發汗，也許就好了。到晚上于大行回來，回來就問吃什麼晚飯，老媽子因為他這些日子總不回家吃晚飯，今天突然回來吃晚飯，當然沒有敷餘，只得現給他作，于大行却等不了，彷彿他還有急事，有特別約會似的，老媽子被他催得手慌腳亂，于大行叫于太太道：「你出來幫助老媽子作飯，知道我這時候下班吃飯，爲什麼不給我作出來？你吃飽了一輪，倒會享福！」于太太一聽，怕婆婆下廚房，只得自己勉強掙扎起來，頭沉的老要躺下，四肢無力，眼睛冒金花，在床上坐了一會兒，這才掙扎着到廚房去作飯，老媽子一看，忙道：「喲！少奶奶，你躺着去吧，我一個人能作，別再累着您，您是病身子，可別出來呀，着了風更不好了。」于太太焉能聽她的，勉強支持着，把菜作得，又回到自己屋裏躺着，老媽子把菜端給于大行吃，他忙着吃了。于老太太過來道：「少奶奶病了，你明天給她帶一付藥來，像牛黃清心什麼的吃了發發汗就許好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好吧，我這就去買。」于老太太見兒子這樣下心，非常喜歡，其實于大行不是給他買藥，而是出去和谷雲鶯有約會。他急忙走了，于老太太還到兒媳屋裏，誇兒子，說兒子對媳婦很知疼愛，說買藥，立刻就去買藥，于太太一聽。心裏明白，她知道于大行必定有約會，不然他不能回來就這樣急着吃飯。他不是專爲買藥去的，他是借着買藥的機會，又正好赴約會。不過老太太既然拿這話來安慰自己，

自己也就只好點頭稱是。這個藥，一直等到夜裏十二點，還沒買回來呢。老太太一看，心裏也有點生氣，生氣兒子太胡鬧八光了，可是她又不能說出來，惟恐一說出來，更增加兒媳婦難過，老太太也有老太太的心思，于太太見于大行始終不回來，她更要表示沒病的樣子，表示不着急的樣子，她說：「您睡覺去吧，我休息一會兒就會好的不必吃藥。」于老太太回到自己屋裏之後，于太太的眼淚落下來了，孩子無情的哭，她也得掙扎扶持。這時的于大行，果然正偎着谷雲鶯，談着情話，他是在谷雲鶯的家裏，谷雲鶯的母親和舅舅都上天津了，家裏只剩下谷雲鶯帶着老媽子，所以于大行接到谷雲鶯的電話，說她母親上天津的消息，他馬上回家吃飯，吃完饭就跑了來。最近谷雲鶯和她的母親犯了一點意見，在先是谷太太再三囑咐谷雲鶯別得罪于大行，那個人可以利用，對自己實在有大幫助。後來見谷雲鶯和于大行親近的厲害，又有點不放心，於是又勸她小心，不要太亂作，自己正是唱戲要強的時候，如果一墜入情網，很容易受影響。誰知現在一勸，却勸不過來，谷雲鶯說：「您叫我聯絡他，不叫得罪他的，現在您又叫我遠着他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」谷太太說：「我是勸你小心，現在男人沒有好東西，我們只有利用他，不能叫他佔了便宜，一叫他佔了便宜，你就永遠被他拿住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反正我自自有把握。您就不用管了，唱戲我照舊唱，叫它不受影

響，到時候給您掙錢，您就不必管別的了，您不是爲我掙錢嗎？並且我自己對於我自己的前途，我還不會注意嗎？」谷太太見她這樣搶白，心裏不高興，但也無他法可想，自己能注意不好嗎，後來見她每天總和于大行在一起，實在沉不住氣了，她着實的對谷雲鶯說了好幾句，谷雲鶯也乾脆率直的承認愛于大行，母女倆個吵了一回，事後來還是谷雲鶯給她母親陪罪，說絕不會把自己的前途犧牲了，請她放心，谷太太這才釋然，但放心總還不能放心，今天她到天津去有事，把谷雲鶯一個人放在家裏，谷雲鶯却把于大行約了來談心，一直談到深夜，于大行不願意走谷雲鶯也不願放他走，不過于大行不能不回家的，他怕他的父母說他；谷雲鶯也不能不叫他走，她是怕她母親回來說她。於是兩個人在難捨難離的當兒，終是分別了，于大行這時想起買藥來，時間已經很晚，自己也不願意多繞一個灣子，若是陪着谷雲鶯走路，繞上十個八個灣子都不覺累，給太太買藥，便覺得累了。第二天，于大行一早走了，于老太太過來問于太太吃了藥怎麼樣，于太太說：「昨天他就沒有買來，」于老太太一聽，實在替她難過，想到兒子如此荒唐，實在有勸誡的必要了，可是他每天回來的很晚，走的又特別早，自己總見不着他，若是叫兒媳婦同他說，又恐引起他們的勃豁，真是無法可想，老太太也急得要病了，于太太看出老太太的着急來，自己越是病着，老太太是越着急的，可是

叫自己病好，而病反更加沉重，她總想勉強掙扎起來，高興的作自己的事，也可使老人家安心放懷，無如自己有這心而無這力，越着急病越重，兩三天水米不沾牙，孩子也由老媽子代管着，而于大行回來，看着于太太這樣病着，他也不高興。他並不是因為太太不能伺候他，而是覺得太太這樣病，完全是因為生氣難過而致，這種生氣難過，是不願自己在外邊玩的緣故。所以她的病，也倒表示她不喜歡自己晚回來，有意反對自己的行動，有心妨礙自己的自由。這是極討厭的事。自己每天晚回來。她不但不能干涉，並且絕不許不高興，自己愛多晚回來，便多晚回來。女人如何能干涉自己事情？如果說自己對她變心，自己實在沒有對她變心哪，就這樣，也沒有在外邊住着一夜，那天不回來睡覺呢？別人幾天不回家的有的是，一個人娶幾個太太的有的是，自己並未在外面住過，並沒有和別的女人發生肉體關係，自己也沒有向她表示過要娶小太太，她何必要這樣不高興？就每天晚回來這一會兒，她就不高興的病了一場，將來自己假如又娶一個太太的時候，她還不覓死覓活的嗎？男人不能叫女人拿下去，若不給她一個厲害，那自己的自由就完全被她剝奪盡了。于大行是這樣想着，所以對于太太絲毫不妥協，你越是這樣，我越是晚回來，倒看你泡的過我，還是我泡的過你。于大行這一泡，于太太更難過了，她想自己的病，不但引起老人的不安，並且還招于大行不樂

意，不如自己先離開這個環境。這個環境，連病都病不得的。況且自己的病，若不遷到別處休養，恐怕也不容易好。固然死了也倒乾淨，但一時死不了，反而受罪。於是她便叫老媽子把老太太請來，表示她要到醫院裏去休養，希望早日好了，早日作活，不然什麼也幹不了，于老太太本來不願意她住醫院，以爲她一住醫院，和兒子一離開，感情更不好維持，兒子的心更沒法收住，所以仍舊每天請大夫給她看病，並且安慰她說，幹事不幹事沒關係：不要着急，好好把病養好了比什麼全強。後來大夫總看不好，于太太一天比一天瘦，大夫也勸她住醫院，說她這病全是從精神上得來的，換換地方，也就好了。老太太也怕她病重不易好，反倒麻煩了，遂答應她，送她到醫院。遂雇了車子把于太太送到醫院。于太太娘家有個親戚在醫院裏當護士，所以去了自有照應。她在未走之前，在家曾給于大行寫了一封信，走時便留在桌上，那信是伏在床上寫的，在她住院的時候，于大行還不知道，在班上和谷雲鶯打電話。谷雲鶯又唱了幾回戲，很賺了一些錢，她的母親看了自然喜歡，不過她總不放心她和于大行的親近，固然，那一次唱戲都仗着于大行的幫忙，才有這樣的成績，才能紅起來，但是她太和于大行親近起來，實在影響其他的收入。許多捧角的見雲鶯紅起來，都想拿錢供給她，給她買行頭，約她吃飯，假如人家知道她愛了于大行，那別人就會退步了。人家花錢圖

的是什麼呢？固然這樣花錢的叫大頭，但人家至少也須得着一點安慰才成，不然有這錢到那兒買不出安慰來呢？再者她一纏着于大行，就耽誤好多時間，人家找她的時候，她老不在家。叫她不理于大行吧，又怕傷了她的心，她不好好唱戲了，同時又不願意得罪于大行，如果于大行有錢也可以，給自己千兒八百萬的，自己有了養老費，也就隨她去了，偏偏于大行又沒有錢。這是谷雲鶯的母親非常焦心的事。谷雲鶯這孩子也是一出手就碰上這麼一個癩魔，唉，這都遂命。谷太太一認爲命，就不大管谷雲鶯了，谷雲鶯是更和于大行戀得一團火熱。他們今天又定在電影院看電影，看完電影，他又送她回家，然後他再返回自己的家。他回到家裏之後，見太太不在了，桌上留了一封信。打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「我知道我的病態，會引起你的不快，所以我不能不離開可愛的孩子而住到醫院裏去，孩子是他媽媽可愛的，請你多照顧一些吧！我的病源，聰明的你也許會知道，請你不要誤會，我並不是嫉妬，我也不是限制你的高興，我完全顧慮你的身體。你的身體，近兩年來，實在壞的不成樣子，再不好好保養，於你的前途，也實在有大影響。何況你所接近的，又並不是值得你這樣聚精會神的幹呢。你的收入，養贖你的父母妻兒還不夠，還叫你這樣作無謂的消耗嗎？男人不能得到滿足的安慰，自不免名士風流的行爲，我完全原諒你，因爲我作不出那種諂媚的態

度來哄你，我是愛你的，我愛你是在我的心裏，我愛你在永遠，自然，我這愛不值你一顧，但我痛心的是你所願戀的人，未必能有我這樣的真實的，大行，我的病不知能好不能，我可以自慰的是我已經把心身都交付於你，即或我死了，我總算是你的妻子，短短的一封信，我已寫了好多天，再見吧，大行，我的薄情的丈夫！」于大行看了，不禁悽然怔了半天，睡也睡不着了，輪在床上，翻來覆去的想，想到太太的可憐，又想到谷雲鶯的可愛。那一方面都不能捨，最好的方法叫太太和谷雲鶯雙方互相了解，叫她們感情融洽起來。可是這又是一件極難的事。太太不會同自己出來，而帶谷雲鶯到家裏去又不可能。怎樣能夠叫她們彼此諒解呢？盡爲了這個問題，想了一夜，也沒想出一個好方法來，能作到的就是口頭上的宣傳，見了谷雲鶯，便說太太如何對她都愛好；見了太太，便說谷雲鶯如何喜歡她。這樣說，或者能解釋她們的敵視，第二天一清早，于大行爬起來就上醫院了，他還買了許多點心，他剛在問事處問于太太住幾號病室，這時于太太的那娘家親戚洪護士走出來，一眼看見于大行，便道：「于先生，您這麼早幹麼來了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洪小姐，早安！我來看她來了。」洪小姐道：「是于太太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是呀。」洪小姐道：「我以爲于先生是來看別人。您跟我來吧！難得您會有工夫來看于太太。」于大行知道她這話裏有諷刺，但也不能辯白，只

好一笑了之。來到于太太病室，洪小姐先敲了一下門，先走了進去，然後才叫于大行進來。于太太一見于大行進來，心裏說不出是什麼滋味，對他默默無言。于大行到切近。叫道：「惠，你好些嗎？」于太太點了點頭。于大行摸了摸她的頭，還有一點燒，他道：「你好好養養吧，不要着急，家裏的事，全有我呢，我從今天起，天天早回去。孩子還好，你不必惦念着，我都會好好管他，你養你的病吧！」于太太沒有言語，于大行又道：「不必憂慮一切事，先把病養好再說，我天天來看你，你要什麼自管言語，或是請洪姐給我班上打電話，我即刻就來。過去的事，不必往心裏記它，過去已經過去了。」于太太一聽他這些話，心裡安慰了好多，知道他對自己並沒有完全冷卻。她道：「媽呢，別叫着急，只要你能天天早回去，媽就少着急的，我的病好不好沒有關係，你不要叫媽着急就好了。我若不是怕媽着急，我也不會病的。你去吧，班上的事不要耽誤！」于大行道：「沒關係，晚去一會兒不要緊，這是我剛買的點心，你要是不喜歡吃，明天我再給你買別的。」于太太道：「不要買了，我還不能吃這些東西，這院裏對於飲食調理得很好，你把這點心帶回家去，給媽媽吃也好，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再另外買，這個先擱在這兒吧。大夫說你的病怎麼樣？」于太太道：「沒有什麼病，就是精神疲倦一些，多休養幾天就好了。」洪小姐在旁邊道：「只要于先生肯來看

于太太，病就馬上會好的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一定來看，我早晚準來兩次的。」于太太道：「公事忙就不必來的。你的身體也很要緊。你走吧，這裏有洪姊陪着我一點也不寂寞。」于大行向洪小姐鞠躬道：「謝謝洪小姐多關照，出院一定請客。」洪小姐道：「幹麼那還客氣？你要有事你先請吧！」于大行道：「好吧，下班我再來看你，如果有什麼事，請洪小姐給我打個電話就得。」說着握了太太的手，洪小姐轉臉過去，于大行在于太太的臉上吻了一下，然後又吩咐她好好養病，又向洪小姐道謝，這才走去。到了班上，他想到太太這樣非常難過，可是自己又有什麼法子呢？谷雲鶯近來更熱戀了自己，擺脫了她，也是不可能，這可怎樣好呢：「自己越愁越着急，後來索性不想了，怎麼想怎麼沒有辦法，還是得過且過吧，到不可開交的時候再說。到時候犧牲一切，也就沒法子了，但盼這兩天谷雲鶯別找自己來，這兩天先到醫院看太太，等太太病好出院之後，再想法子。到了下午，他直怕谷雲鶯打電話約他玩，雖然願意同她玩，但是太太病着不能不去看。假如她這兩天不來找自己玩，那麼就可得機會看太太，不然還真爲難呢，正想着，聽差前來說：「于先生電話」，于大行一聽，皺了眉頭問道：「是男的是女的？」聽差道：「女的」于大行無法，一邊去接耳機，一邊想着怎樣支吾她少玩一天，可是又不能說看太太不能去，對她說家裏有事，也沒有什麼的。

想着，接下耳機說道：「喂，鶯嗎，我是于大行呀。」就聽耳機裏說：「您是于先生，您別這麼胡亂叫，我姓洪，我不是什麼鶯，您心裏惦記什麼呢？張口就是鶯鶯的。」于大行窘極了，連忙說道：「喂，您是洪小姐，我以為是一個同事的，因為那個同事的說這時候給我打電話。」洪小姐道：「喝，同事的這麼甜蜜，叫名子就叫一個字。不必辯了，誰也沒問您。于太太叫我給您打電話，說櫃子裏有一匣糖，拿出來給孩子吃，別叫他哭，怕您不知道，所以告訴您一聲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好好，勞駕勞駕，」洪小姐道：「回頭您來醫院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去的。」洪小姐道：「不要勉強，于太太並沒有叫我請您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一定去的。」說着，掛了耳機，把公事略為整理，他想早些下班，不料剛要走，谷雲鶯又找他去。他一見，又是喜歡，又是苦惱，喜歡的是又跟谷雲鶯見面，苦惱的是又沒工夫去看太太了，想了想，今天早些走，跟她玩一會，早點和她分別，就說家裏有事，然後再去看太太，就說今天公事忙一點，下班晚了，如此兩全其美，各不傷心。他想的很好，便同谷雲鶯走出來，谷雲鶯道：「今天怎麼沒下班就走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今天家裏有點事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那麼你就回家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同你玩一會兒也成。」谷雲鶯撇嘴道：「玩一會兒多沒勁！要玩就玩半夜，不然我回家了，你也回你的家吧。」于大行招她道：「別走，我捨不得

你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不一定上那兒去呢，」于大行道：「我重回家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昨天我怎麼沒聽你說你家有事？」于大行道：「臨時發生點事，方才家裏給我打電話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這多彆扭！」于大行道：「這有什麼彆扭的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你想主意你聽不想主意，你看，家裏有事，我們就不能在一塊兒。要是沒有辦法。不管那兒有事，我們也可以一塊兒去呀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別忙，過這兩天我一定有辦法，這兩天家裏有事，我不能不敷衍，把家裏都敷衍好了，我們的事就好解決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真的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不冤你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可是……，我問你，你打算怎麼解決？」于大行道：「反正我有辦法，到時候我再對你說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，去，我就聽天由命吧！」于大行聽了，十分難過，又忙安慰了她半天，說絕對的有辦法，這才把她哄喜歡了，然後和她分別，看着她一個人回家去，心裏特別不好受，同時覺得自己欺騙了她，心裏怎麼也不舒服，他一邊難過一邊走向醫院，好幾回都想翻回身來，找到谷雲鶯，向她懺悔，把哄她的話告訴她，以解自己良心上的痛苦，但究竟走向了醫院。于大行到了醫院，見了于太太，便道：「唉，今天公事特別忙，本來還來不了，我直着急，抽着空起來的。」于太太道：「那就不必來了，還是公事要緊哪，況且你這樣來回走，又花不少車錢，來到這裏，也沒有什麼用，明天若是沒有空

兒，就不用來了，累着身體也不好呀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不來，你又該疑心了。」于太太道：「也無所疑心不疑心，我根本對你不疑心的，你愛怎麼着，反正我已經姓于，我就絕不改姓，對你疑心不疑心，全沒關係，不過我對你是一種憂慮，你錯放了你的愛情，將來會受到什麼打擊，別的女人，未必像我這樣忠實吧。我每天看你那不安的神氣，有時笑說如狂，有時愁容滿面，我真耽心你的身體，像這樣戕害下去，實在危險。花錢還在其次，家裏父母你不孝養，拿錢這樣胡花，再把身體作踐壞了。假如你老老實實再娶一房，也沒人反對，只要你能够養活，我們也希望你娶一個能够過日子的，整天在家裏伺候，或是陪你出去，一心一意的隨伴着，也沒有什麼。不過像你這樣整天在外邊跑，拋去父母妻子不管，於你自己的身體也沒有好處，你這樣聰明，難道還用別人來勸你嗎？」于大行一聽，說不出來的感激，也沒想到這事全能得到太太的諒解，她真是一個賢淑的女人，他這時反而說不出什麼話來了。呆了半天，他不知拿什麼話來安慰太太，感激太太。于太太見他怔怔的不言語，遂道：「沒事你就回去吧！櫃子裏有糖，拿出來給貝吃，不要給他多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沒事，多等一會兒吧！」他想乘此機會明白的和她表示出來，但又怕她吃心，反而病重，還是等她病好再說吧，想罷便說道：「你也不要着急，好好養病，一切問題，都不必往心裏去，

反正我不會犧牲我自己的。」于太太道：「反正得犧牲一個人。」于大行忙道：「不，誰也不能犧牲。你好好養病吧，一切事你都不必掛心，我一定按照你的去作。」于太太道：「你吃飯了沒有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沒有。」于太太道：「那你回去吃飯去罷！」于大行這才別了太太，回到家裏，見了母親，述說他上醫院看太太的經過。于老太太聽了，很爲喜歡，以爲兒媳這一病，倒把兒子管教過來了，吃完了飯，于大行在家裏無事可幹，他每天在外玩慣了，偶然回家沒有事，覺得悶得慌，他想這時候，還不如跟谷雲鶯一塊去玩，可是已經回家來了，再去又太顯着自己收不住心。呆着又沒勁，看書，翻了翻又看不下去，怎麼辦呢？睡覺吧？鋪被子睡覺，老媽子一見不由說道：「啊，大爺，您今天怎麼這麼早就睡了？剛吃完飯也不消化消化。」于大行道：「睡覺就是消化。」他躺在床上，想到谷雲鶯這件事，既然得到太太的諒解，那麼這事便有幾分希望，以後只對付一頭兒就成了。他又想到將來的圓滿解決，不由心裏一痛快，當時便睡着了，睡的挺香，爲自認識谷雲鶯以來，第一次睡得最香的一夜。第二天來到班上，他想今天谷雲鶯若是打電話來，他可以和她說一說，告訴她已經有了辦法，家中絕不反對，那麼谷雲鶯聽了，也必十分喜歡。他想的挺好，誰知等了一天，谷雲鶯也沒給他打電話，眼看着快下班了，他還不見來。于大行心裏着了急，立刻給她寫了

一封信道：「鶯：我有緊事和你說，請快到班上來一蹓。或是打個電話來也可，至盼！聽你的回信。行，」寫完，封好，交給聽差，叫他騎車送到谷雲鶯家，給他一千塊錢腳力錢，候回信。聽差見他給錢，自然願意去。于大行在班上便等谷雲鶯的電話，誰知去了好久，她的電話也沒來，他以為一定自己來的。下班了，同事都相繼回家，于大行還一個人在班上等着回信。又等了一會兒，見聽差回來了，忙問道：「她這就來吧？」聽差道：「不。」于大行一聽，冷了半截，忙問道：「信交給她了嗎？」聽差道：「谷老板沒在家，我把信放在她家裏了，老媽子接進去的。」于大行一聽，這封信白送了，這一千塊錢也白花了。自己沒了指望，只有乘這機會到醫院去一蹓吧。他出了門，雇車到醫院，剛剛坐上車，忽然聽差在後邊叫道：「于先生。」于大行回頭道：「什麼事？」聽差跑來道：「谷小姐來電話了，我說于先生剛出門，您先別掛，我追一蹓看看，追着就請于先生給您回電話。」于大行一聽，一蹓跳下車了，說道：「先等一等。」說着便往裏跑，跑到班上，拿過耳機，問道「喂，你是誰呀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是雲鶯呀，你剛走了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剛剛雇好了車，聽差把我叫住，說你給我打電話來。你接到我的信了吧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沒有，什麼信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剛叫聽差給你家送一封信去據說你沒在家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對啦，我很早就出來

了，你寫信有事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有點事和你談談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那麼你雇車上那兒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打算回家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家的事完了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沒有事了。你在那兒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在城外呢，你到咖啡館等我一會兒，我現在就去的，」于大行道：「好吧，我一定等你。」說完，把耳機掛上，高興的走出門外，那車夫還在等着，于大行給了他五百塊錢道：「我不去了，你作你買賣去。」車夫一看，雖然沒拉得買賣，但自得五百塊錢，也就高興而去。于大行來到咖啡館，等着谷雲鶯，于大行在咖啡館裏坐了一會兒，谷雲鶯就去了，于大行道：「你上那兒了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出城了。我告訴你，我要到天津去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那天去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大概就這幾天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上天津幹麼，」谷雲鶯道：「唱戲去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幹麼又想到天津去唱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人家來約來了，我想這也是一個出路，這個道兒不能堵死的，所以答應了他們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唱幾天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就答應唱五天，因為北平這兒也要唱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上天津，都是誰跟你去呀？」谷雲鶯道：「除了班底以外，沒有人隨我去，我母親想隨我去，可是：」于大行道：「叫你母親隨着你去最好，我也放心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真捨不得你，你走了，我一個人同誰玩去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你不會同

我去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的事情怎麼辦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你不會請幾天假？」于大行道：「可是我對家裏怎麼說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你就說上面派你去天津辦點事。」于大行一想，也對，遂道：「好吧，我考慮一下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考慮什麼？你要去你就去，你要不去我便叫我母親去，你不用猶豫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好吧，我一定去。我跟你說，你不是叫我想辦法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是呀，你想出來沒有？」于大行道：「辦法是想出來，可是我還不能說，告訴你，我現在已經一步一步實行我的辦法，現在已經實行到第二步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那麼一共有多少步？若還有三萬六千步，這兩步又算得什麼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不，只有四步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那麼已經走了一半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是的，已走一半，那步再走過去，我們的事，便一切都解決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還有那兩步？你說一說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這兩步非常難走，我暫時還不能說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那麼我們到天津說去好不好？」于大行道：「好極了！」他們高興的談了一會兒，又叫了西菜吃了，然後又同去看電影，看完了電影，于大行又送她回家，自己這才回去，他今天心裏有譜兒。知道太太不在家，回去晚了沒關係。回到家裏，父母已經睡着，第二天一清早父母還沒起，他就先起來了。到班上先吹風，說家裏有事，得告幾天假，上陸天津，回到家裏來，又說上邊派他去天津辦事。雙方信

他以爲實，家裏還給他預備應帶的東西，他又同他太太說上面派他到天津，大約幾天就可以回來。于太太對於他的行動，向來不干涉，所以那兒去也沒有問清的必要。過了兩天，他先一天到天津去，在旅館開了房間，第二天谷雲鶯全班也到了天津，谷雲鶯和于大行住在一處，吃過了晚飯，便到戲院去演戲，于大行坐在前排看着。他知道在天津唱戲比北平難，天津人難對付，絲毫不將就，北平聽戲的，多少總給面子。他在台下替谷雲鶯提心吊胆，生怕他唱錯了一點兒。不但以後在天津不好再唱，就是在別處唱也不容易了。幸而谷雲鶯唱的沒有錯，不但沒有錯兒，而且還博得不少彩聲，能夠叫天津人捧，實在不容易。他替谷雲鶯暗暗慶賀，同時覺得她的天才太高了，一點勉強地方都沒有，散戲之後于大行跑到後台，等谷雲鶯卸了裝，兩個人回到旅館，又吃了點夜宵，然後在沐浴室裏洗了澡，他們穿了睡衣，于大行躺在床上，谷雲鶯靠在沙發上，于大行道：「遞我一枝紙煙。」谷雲鶯點着了一枝紙煙，遞給于大行，于大行仰面躺在床上。屋裏暖氣很暖，床也柔軟，覺得非常舒適，不覺低聲唱起來。谷雲鶯想着今天在台上所得的彩聲，那個地方應當改，忽然于大行止住了唱，叫道：「鶯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幹麼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你來，躺在床上，我們說一會兒話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說吧，你不是說還有兩步沒有辦嗎？那兩步，你說吧！」于大行道：「你躺下

來，我們好好說。」谷雲鶯便走過來，躺在于大行的身旁，說道：「你說吧！」于大行把紙烟往痰筒裏一扔，然後和谷雲鶯躺在對面，說道：「我問你，你是什麼意思。」谷雲鶯道：「真奇怪，我還有什麼意思？我的意思，你不知道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知道你苦惱的，是因為我有太太！」谷雲鶯道：「我們現在打開鼻子說亮話，你是不是想要我？」于大行道：「當然想要你，」谷雲鶯道：「你怎麼樣要我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要你就是要你，還這樣的要？我不懂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難道就那樣說着要我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不呀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那麼怎樣要我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你聽着，我們兩個人，住在一起永遠不分離，一直到死。」谷雲鶯道：「能够辦到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這有什麼辦不到的？」谷雲鶯道：「那麼我算是一個黑人哪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怎麼算是黑人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可不是，我究竟算是姓什麼呀？我這烏裏烏塗一輩子？」于大行道：「那麼你打算怎麼辦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既然跟你，我就得姓于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姓于當然姓于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就這麼一說姓于就成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其實我一點關係沒有，怎麼樣都成，你知道，我的母親並不是親母親，固然，這件事我若豁出死命來拚，她也不能奈何我的。但是我爲得這個臉面起見，我得有點成績給她看，我不能落在人家話把底下。我嫁給有錢的當

姨太太，甚至當三房四房，都沒關係，我倒落在圖財呀。我愛你當然不能站在錢上，完全是精神的，但是我母親她不懂這個，她就知道人不圖名就得圖利，沒有財，就是名義上站得住，你知道嗎？在我個人，一點關係沒有，作你的姨太太，也都沒有什麼，但是必需得到你家裏的認可，將來我死了，埋在姓子的坟地裏，絕不能埋在義地作個孤魂野鬼。我的最後目的就是在此。于大行道：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你是注重形式的，必然和我正式結婚，是不是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按說我是一個唱戲的，和你結婚，按着封建思想，我是不配的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不能這樣說，現在這時代，不能有那樣思想，即或現在還是封建時代，但我們也不應該有這種思想的。實在跟你說，假如我沒有太太，一切都不成問題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對呀，我們的困難都在此點。可是爲我而叫你們離婚，我是不幹的，聽說你們夫妻很和美，被我攪散你們的家庭，那就是多麼大的罪惡？可是我是愛你的，我不願意離開你，這怎麼辦呢？」于大行想了想，覺得和自己太太離婚，家裏允許不允許還在其次，而自己也沒有理由和太太離婚呀。他想到前途的難關甚多，不由愁容滿面。本來他當初和谷雲鶯接近，固然是愛她的緣故，但一半也是爲了調劑生活的枯燥，沒想到越愛越深，先是不能擺脫，現在是不願擺脫了。這時如果谷雲鶯要擺脫自己，自己便會墜入苦惱中，能想到自己終於不能要谷雲

鴛，雖然現在她在自己的身邊，而終久是別人的人，這樣美好的人兒，竟不能把握住嗎？她就好像自己的心，她一離開自己，自己的心也就等於死了。他想到將來，他不由哭了。谷雲鴛見他這難過的樣子，自己也難過起來，不過她勉強振作，反而安慰他道：「你不要難過，我早就知道有這麼一天的。可是，我們並不是沒有救的呀。我先聽一聽你所說已經實現了兩步，那兩步是什麼？你坦白跟我說了，不要緊，不管是什麼問題，我都不改變我愛你的心，你說吧！」說着，便用睡衣的袖子擦他的眼淚。于大行見她這樣安慰自己，心裏便覺愉快好多，但同時又增加了自己的悲哀。唉！人生是這樣矛盾。他道：「我是這樣想：如果你願意同我在一起，我可以和家裏商量好了，把你接道我家。你若是非注重到形式不可，那麼可以保障你和我太太作兩頭爲大。你也不算是我的姨太太，你就是我的太太，你看怎麼樣？這是我的實話，我不能不對你實說了，現在你已經問到這兒。我的力量。就能辦到此處，假如這樣辦不到，那麼我可以拋去一切，同你到海角天涯。」谷雲鴛道：「好啦，你這個意思，在我是沒有問題的，你的家裏怎麼樣？」大行道：「我沒說已經辦了兩步了嗎？家裏和我的太太，都得了同意。」谷雲鴛道：「那麼還欠兩步？」于大行道：「那兩步就看你和你的母親了。」谷雲鴛道：「那麼我可以告訴你，我是沒有問題的，我的母親即或反對時候，咱們

也可以實行最後的辦法，向外邊一走，海角天涯，你的朋友很多，我有這一技之長，咱們怎樣也混的出飯來。」于大行一聽，心裏安慰極了，抱了她道：「鶯我們永遠不分離啊！」谷雲鶯也倚偎他的懷裏，相偎了一會兒，于大行道：「我們不是很順利嗎？我們并沒有一點波折呀，我們幹麼要苦惱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誰說不是，苦惱都是我們自己找的，我們最好的方法，不願一切走到天涯海角，不是一點苦惱也沒有了嗎？」他們說得非常快意，這時精神疲倦上來，漸漸相倚而眠。第二天過了晌午，他們才起來，玩了一天，到晚上谷雲鶯又到戲院去唱戲，今天的成績，比昨天更好了。散戲之後，他們又一同到旅館。次日老早就有許多人在等候谷雲鶯，有戲班管事的，有拉胡琴的，有去配角來對詞句的，有新聞記者來作訪問記的，有戲院經理來請她繼續演唱的。他們起來，人全在客廳裏已等了好多時候了。谷雲鶯一一應酬，到了下午，來的人更多了，有許多識與不識的，都來找谷老板，有的想約谷老板吃晚飯，有不識的轉請相識的跟谷雲鶯說，請谷雲鶯吃飯。于大行一看，又是喜歡，又是憂慮，喜歡的是谷雲鶯已經成功，遂有了這許多捧角的，憂慮的是有這些有錢的豪富們來追求她，她容易把自己忘了的。在吃晚飯的時候，谷雲鶯提到有人請他再唱幾天，問他的意見如何。于大行希望她拒絕他們的請求，而回到北平去，他的理由是：一，適可而止，總要留有

餘味，將來唱着還更受歡迎：二，拒絕了他們，正表示自己的聲價，不能叫他們瞧小：三，這些人都不是好人，全是拿金錢來玩弄着女人，一達到他們的目的，馬上他們便把女人棄了。所以離他們遠一點好。谷雲鶯答應了于大行的話，第三天唱完了戲，回到旅館，便收拾行裝，次日起來，便一同回到北平，他們在天津旅館，住了三天，感情越發濃厚，雖然他們並未發往超靈的關係，但是他們已經成了精神的夫婦了。于大行回到家裏，在快活中還帶着一點慚愧，家裏以為他是辦事回來，也沒有注意他，他心裏慚愧，而外表還裝作因公出外，實在無法的樣子，他簡直不願意出門呢。這時于太太已經出院在家裏休養。他們照舊的快樂，這時谷雲鶯回到家裏免不了忙一陣子，每天總是座上客常滿，誰不說谷老板這次上天津，飽載而歸呀？內行外行，都來看望。谷雲鶯的母親見她掙回許多錢，買回許多東西，自然喜歡，雖然聽她和于大行在天津住了三天，但谷雲鶯能把錢全數交到家裏，也就不再管她。過了兩天，谷雲鶯的母親又拿了錢出去倒把，家裏又剩下谷雲鶯一個人。于大行找她來，坐了一會兒，因為他還有事，所以老早走了，谷雲鶯一個人無聊，正這時。電燈又滅了。洋火一時找不着，她不得不到街坊的屋裏去借，街坊是夫婦兩個人，都在教育界服務，他們姓白，白先生今天不回來，住在外邊了，小孩子已睡了覺，光剩下白太太一個人，坐在

爐子旁邊打毛線衣。她見谷雲鶯走進來，連忙讓坐。谷雲鶯道：「我不坐，我跟你尋根洋火。」她們往時，並不互相來往。只是碰上點個頭，有時也站着說幾句，並不穿房過屋。谷雲鶯總以為人家是知識階級的人，自己跟人家往來，怕人家瞧不起，今天來借洋火，白太太也正寂寞，遂道：「您也剩一個人了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可不是。」白太太道：「沒事這裏坐一會兒談談！」說着，便給她搬過椅子。谷雲鶯遂圍爐坐下。她道：「白太太沒事吧？」白太太道：「我沒有事。方才走的是于大行不是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是的。您認識他嗎？」白太太說：「他是很有名的，我常聽說。今天怎麼走的這麼早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今天他有點事，所以走的早。」白太太道：「聽說于先生家裏有太太，並且還有小孩兒，是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對啦。」說完，嘆了一口氣。本來白太太看出于大行和谷雲鶯的關係來，她不好明着問，她見谷雲鶯嘆了一口氣，知道這裏大有文章，遂忙問道：「谷小姐有什麼不痛快的事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唉，都是爲了他。」白太太道：「爲了于先生？那有什麼不高興的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您是高明的人，我早想和您談一談，我有好多話要請教於您，老怕您不肯教我，今天您既然沒事，我可以和您談談。說着，便把她和于大行經過，說了一遍，並且說到她母親的意見如何反對，她說：「我現在陷入於苦惱裏面，我不知怎樣作才好。我愛他，我

「不願意離開他，可是我的母親不贊成，因為他沒有錢，而他又太太。這真是難辦，您對於這件事，有什麼意見，請您不客氣的告訴我，您覺得怎麼辦好？」白太太道：「依我的意思，一般女伶，差不多都嫁個有錢的人，而其結果大都不良，我以為嫁一個有錢的，不如嫁一個有志氣的青年，窮倒沒有關係，精神上是可得安慰的，不過您同于先生結合，也有遺憾。因于先生已經是有太太的人，有太太的人，不該再這樣愛您。不過話也難說，愛情本來出乎自然，沒有一切條件，沒有一切顧忌的。但雖然這樣說，我們究竟不能離開現社會而生活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我們想到不得已的時候，我們兩個人一齊脫離這個環境，而跑到別一個環境裏去。」白太太道：「為愛情而犧牲一切，固然沒有什麼，但是您要知道，你們這樣作了，要有多少人陷入於苦惱中，甚致而犧牲生命，這樣作，我總以為不大妥當，還是想個萬全之策好些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有什麼萬全之策呢？」白太太道：「我覺得你們前途不見樂觀，于大官果然能够和他太太離婚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倒不在乎他有太太沒有，像我們唱戲的，根本沒有作人家正太太希望，憑什麼資格作人家正太太呢？」白太太道：「你這樣錯誤了，女子有職業，也是很好的，總比在家裏作小姐強，現在一班人已經打倒唱戲是下賤的觀念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雖然那樣說，可是人家說媳婦娶太太的，絕不向唱戲裏的人來找，人

家都是找什麼學校的，機關作事的。所以女人一唱戲，除非嫁給內行人，如果想嫁給外行人作正太太，不大可能。我同于大行，能够以精神相愛，氣味相投，那真是前世的孽緣，在最不得已時，或者我只有一走，或是一死，也就全都淨了。」白太太道：「千萬不能有這樣思想，我希望你還是理智些，把感情先維持平衡，不要過於衝動。人就好比木頭，愛情就好比火，鑽木能够生火，可是火大時，就把木頭燒了。」谷雲鶯一聽，若有所悟。她默了半天，白太太道：「還是理智起來吧，感情用事究屬自己吃虧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您說我怎麼辦好？」

「白太太道：『實在對不住，我不能給您拿主意。您自己作去吧，不過我希望您的眼光要遠些，個人的利害先放在一邊，事業總是要緊的，同時老太太的心，也是不能不孝順的，老太太就仗着你一個人來養活，如果一走，老太太的生活怎麼辦呢？總還是想個萬全的辦法才好。』」谷雲鶯聽了這話，沸騰的感情，稍爲平靜一些，這時電燈亮了，谷雲鶯回到自己屋裏，越想越不好受，這事怎麼辦呢？能够一舉兩得，三全其美嗎？其實細想起來呢，只是一個問題解決了，其餘便都解決，所謂困難，就是這一件事，這一件事就是錢，假如于大行有錢，什麼問題都沒有了。天下事實沒有什麼十全的，有錢的都不是自己愛的，自己所愛的，又沒有錢，錢這個東西實在是人類的支配者。固然大多數女性是愛錢的，但自己雖是女

伶，而不願與別人同流合污。偏要愛沒錢的于大行。她知道于大行是沒錢的，而于大行却在她的面前充作有錢的，他所掙的薪水，合在一處，都同谷雲鶯一塊花了，家裏他始終沒有管。雖然他的家裏不急於需要他的錢，但是現在錢不值錢的時候，家裏過日子，並沒有敷餘，眼看着他拿着幾處的薪水，都同谷雲鶯花了，自然有些心疼，假如拿錢交了朋友，也不算什麼，皆因這些花的實在得不着什麼利益，而且準知道一個唱戲的，絕對看不起他這點薪水，就是他這樣花法，而谷雲鶯並不覺得他有錢。這是環境使然，谷雲鶯也知道于大行花的錢很多，並且也時常勸他節省。但每天他所花的，並沒有使自己享受到更好的安慰。合算起來，自己所花的，也不在于大行之下，兩個人平均拿錢，而于大行已經掙了很多虧空，而他們還沒够上花錢的標準，還落個沒錢的。如果他們兩個人都覺悟的話，兩個人都得想辦法了，不能再這樣的戀下去，這樣戀下去，實在沒有樂觀的。不過話也難說，既要尊重自己的個性，就不能受金錢支配的。戀愛不能受任何條件所拘束。谷雲鶯翻來覆去的想，越想越沒頭緒，她想，明天再說吧。第二天，她忽然想起一個辦法來，覺得眼前有一道光明似的，她急忙去找于大行，要問她想的是什麼辦法，且看下章！

第三章 一絲風

谷雲鶯想到她和于大行的事，越想越沒頭緒，忽然她想起這事的鎖鑰，完全在錢上，何不由錢上想主意？她想，母親所以不願自己和于大行結婚的，就因為他沒有錢，假如結婚後，仍然養活她，仍然給她錢花，不也就可以了嗎？假如自己結婚而拋棄母親不管，這固然不好，但若結婚而不拋棄母親，不就可以了嗎？于大行沒錢養活，我可以仍舊唱戲掙錢，把唱戲得來的錢都給母親，即或不都給，自己再留下三成，也無不可。只要于大行答應結婚後還准她唱戲，這就沒有問題，她來到咖啡館，給于大行打了一個電話。叫于大行即刻出來，于大行正在忙着公事，谷雲鶯立逼着他非出來不可。于大行無法，只得把公事先攔在一邊。託付了同事幾句，匆匆來到咖啡館。不過他這時手裏沒有錢了，他一想，坐在咖啡館裏，光吃點心喝咖啡，沒有幾千塊錢辦不到，自己錢不夠了，遂不得不跟同事的借，會計處已經支不出薪來，他把下月的薪水都支用了，不好再支，本局同事的有一個手裏有幾萬塊錢，他借了一萬，拿着到咖啡館，見了谷雲鶯，問道：「你有什麼事？非叫我出來不可，我正忙着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喝，跟我拿這官派兒，你忙就忙去吧，我沒有事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別打哈

哈，到底是什麼事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沒告訴你嗎，沒事，我這時間的慌，想把你叫出來，就像叫條子似的。」于大行笑道：「乖乖，你別玩笑了，我還有公事沒辦完就出來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若是不高興，你可以回去辦你的公事去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得了，我陪你玩玩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我不惜罕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得啦乖乖，別生氣了，我是這麼一說，你就不答應。來，你還吃什麼？」於是叫夥計又端來點心咖啡。谷雲鶯道：「我看你們是一天挺快活的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一見了你，我就快活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我一見了你，我就恨！」于大行納悶道：「怎麼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恨你極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恨我什麼呢？我這樣愛你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真愛我嗎？你把我陷入於苦惱裏，我昨夜又一宵沒有睡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乖乖，你幹麼不睡呢，我怎麼把你陷入於苦惱裏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你自己還不曉得嗎？你想想看，你把人家陷在苦惱裏，你倒快活起來，不管人家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沒有一時一刻忘掉你呀！」谷雲鶯道：「你光是不忘掉我又有什麼用？」于大行道：「那，那，我不是說有辦法嗎？我的家裏沒有問題，就看你怎麼樣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我媽根本不願意我嫁給你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那麼，那麼你就聽你母親的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怎麼能够叫我不聽呢？」于大行頹然，伏在桌上不語，眼淚也要流出來，谷雲鶯道：「哼，真沒出息，那麼

大個子原來光會哭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唉，我就想到這一着的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想到什麼一着？」于大行又不言語了。他們對坐了一會兒，谷雲鶯本想說他的意見，但于大行並不知道她的心事，所以也沒有給她機會。默坐了一刻，于大行垂頭喪氣的，被谷雲鶯說沒出息，他自己也覺得沒出息，可是自己想想有出息，也振作不起來，他難過，他捨不得谷雲鶯。後來谷雲鶯忍不住了，遂道：「你不是很聰明的嗎？怎麼這時候竟會想不出一點主意來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有什麼主意？你已經不愛我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誰說我不愛你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你不是剛表示的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並沒有表示不愛你！」于大行道：「可是你說你不願意違背你母親的意思，你母親不叫你愛我，不是等於你不愛我了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哼，這就是你的聰明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這不是明擺着的情形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問你，我母親爲什麼不願意我同你結婚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知道，因爲我沒有錢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還是噫，我母親既然因爲你沒錢而不叫我同你結婚，可是有錢沒錢與她有什麼關係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她所以養活你到這幾歲，供給你學戲，不過是爲了她老年的享受，她怕老年受苦，所以希望你嫁個有錢的，她得一筆財，養老善終，也就是爲了這個主意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是呀，你這時是很聰明的，她的目的就是爲老年不再受苦。她沒有兒子，所以不得不倚仗着女兒養

老送終了。那麼你替我想，我應當拋棄她不管，而和你結婚嗎？你怎麼拿這個就斷定我不愛你？我現在脾氣好多了，若是以前，我非要生氣不可。你不是侮辱我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並不是侮辱你，你孝順你的母親是應該的，你孝順你的母親，當然就不能愛我了。這是事實，我並沒有說你不愛我就是你的人格不好。我怎麼會侮辱你了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你沒有侮辱，但是你冤枉我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怎麼冤枉你了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也沒說我不愛你呀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不必強辯，你不愛我也沒有關係，不要不愛我還落個愛我的名兒，叫我搭情，我不幹，我不是傻子。」谷雲鶯笑道：「你不是傻子，就是神精過敏，神精過敏就跟傻子一樣。你本來有一種多疑的性情，可是這時你却不多疑了。你認真的看作我不愛你，所以你竟不往旁處去想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得了得了，我已經受够了，乾脆你有什麼話你跟我說得了，愛我不愛我全憑你一句話，你不必同我繞彎子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不願意我繞彎子，可是我偏同你繞彎子，我問你，我母親所以不叫我同你結婚，就怕將來到老受窮，是不是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是呀，還是那一套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可是你怎麼不再往下想一步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怎麼想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假如我嫁了你，而她能够養老送終，不也就不反對了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于大行道想了，這話很有理，但是自己那裏有錢呢？即或將來事業好了，掙

錢多了，可以養活她母親，但是她這時候不相信，不也沒法子嗎？他道：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可是我那裏有錢給她呢？卽或允許以後養活她，她不相信也沒有辦法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只要你有把握，他就能相信。你有把握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有把握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那麼你的發財的道兒在那兒呢？你憑什麼掙許多錢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現在那能豫知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跟你說吧，我想出一個方法來。」于大行忙道：「什麼方法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只要結婚之後，我仍舊唱戲，不就可以了嗎！」于大行道：「呀，對呀！你怎麼不早說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母親所以不叫我同你結婚，就是怕我不再唱戲，可是我照舊唱戲，照舊把錢給她，不也就可以了嗎？」于大行一聽，不由大喜，說道：「這樣太好了，可是你母親準能答應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想沒問題，事已至此，不這樣又有什麼辦法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太好了！太好了！乖乖，我真愛你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你就會這個。」他們談了一會兒，于大行高興了，這時他覺得有點餓，也該到吃飯的時候，他估計這一萬塊錢，付了茶點錢，就賸不多了，絕不够吃一頓飯的，無法，只得說道：「我們走吧！」谷雲鶯道：「忙什麼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回家還有點事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有什麼事？」于大行道：「爲我們的事也希望早點準備一下，我想回家就宣佈一下去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必得這時候嗎？你還有什麼約會？」于

大行道：「我沒有約會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沒有約會，爲什麼要離開我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乖乖不是我要離開你，我想……」谷雲鶯道：「你不用想，你既不是要離開我，你得同我玩，」于大行道：「怎麼玩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吃完飯再說。」于大行一聽吃飯，心裏爲了難，若堅決不吃飯，這也不像話；若同她吃飯呢，這個錢怎麼辦？不知她是否帶着錢，戀愛真不是事，這個錢就花不起，吃飯就吃飯，吃完飯再說，這頓飯絕吃不舒服。遂叫了夥計來，要菜牌子要飯，他道：「我們今天取消小吃好不好？我不大餓。」他虧心說話，谷雲鶯道：「我餓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好，那麼還要。」於是要了菜，兩個人吃着，吃完了一算賬，于大行對夥計道：「先記在櫃上吧？」夥計因爲他是熟客，而且又都是知名的人，所以答應叫櫃上記上賬了，于大行另外給夥計一千塊錢小費。他一見能够記賬，這一萬塊錢沒用了，放下了心，這一萬塊還可以幹一點別的。於是叫夥計叫車，雇到電影院，在電影院裏又吃糖又吃糖葫蘆，電影散了之後，又雇車把谷雲鶯送回家，然後自己又坐車回自己的家，這一萬塊錢，就剩不下多少錢了。第二天是禮拜日，他一直睡到正午才起來，于太太說：「爸爸等你半天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爸爸沒走嗎？」于太太道：「沒有。」于大行趕緊洗臉漱口，然後跑到上屋，見過父母。于老頭道：「聽說你近來同谷雲鶯挺好。」于大行率直承認道：「是

的。」于老頭子道：「你是什麼意思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沒什麼意思，只是她喜歡我，我喜歡她就是了。」于老頭子說道：「你知道咱們家是什麼樣的門第不知道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知道，可是唱戲的也不見得怎麼低，而且谷雲鶯的人格，尤其令我愛羨。您不要以為唱戲的都是下賤人。」于老頭子道：「我明白，即或谷雲鶯神聖的了不得，你又打算怎麼樣？」于大行無話可說了，他知道說什麼也說不通，即或把谷雲鶯捧得天仙似的高，而且父親也承認自己的話為對，可是絕不能說出叫谷雲鶯作自己的姨太太，這事難辦就在這兒。按守舊說，不該聯絡唱戲的；按摩登說，不應該娶姨太太。如果說和谷雲鶯結婚，父親也許不會反對，但若是提出和太太離婚來，那父親非要痛加申斥不可，而且自己這話也說不出來呀。沒想到還有這麼麻煩的問題，當時都沒有想到，可見天下事，不管想得怎麼週到，到時也有辦不通的時候，于老頭子見他不語，遂道：「我跟你說，你正在青年，我現在是老了，也幹不了幾年了，家裏全要仗着你來支持，即或我們老兩口子你不管，我們自己也能生活，但是你的孩子一年比一年大了，並且將來還免不了有小孩，將來的教育費，你還不早點準備出來，難道將來叫他們撿煤渣去嗎？常跟唱戲的聯絡，我也不攔着你，雖然跟她們聯絡並沒好處，青年人容易墮落下去，但只要把握，也還無礙，不過意義在那裏？如果說調劑精神，那麼我們常

看電影，常聽聽戲，也可以的，何必定要跟她們講戀愛？跟她們講戀愛有什麼好處？近來看你瘦得不像樣，氣色也不好，精神恍惚，這圖什麼來？而且有許多人跟我說，你在外邊掙了很多虧空，家裏不但不交錢，而且還要把你太太的東西拿出去賣。你自己想想，這樣下去，還不鬧得身敗名裂嗎？外邊對你的批評太壞了，你還不知道嗎？」于大道道：「他們都是不了解我的話。」于老頭道：「那麼我問你，你到底是什麼意思，反正終得有個結局！不能就這樣下去，是不是？」于大道道：「爸爸是什麼意思呢？」于老頭子道：「我的意思是叫你急早回頭。你知道你不但結了婚，而且還有孩子，難道你還要娶一個女人到家裏來嗎？你別看我年紀大了，但我並不頑固。我也看過小仲馬的茶花女，大仲馬雖然爲了他的兒子而破壞他們的愛情，但到底造成一個悲劇。我當然不會那樣殺風景，但是你要明白，你和小仲馬的地位不同，你是已經有了太太的人了。同時你的事業還沒有成功，血氣未定，就要戀一個戲子，你不估計一下，你的精神，你的金錢，你的環境，允許你幹這種戀愛的事嗎？根本就應當往這道上走，現在馬上退轉，還不算遲，非要等到山窮水盡，身敗名裂，叫父親都跟着難過，那你更加上一個不孝的罪名了。這時若是馬上放下，和谷雲鶯斷絕關係，就是谷雲鶯的家裏，也要快活的，人家唱戲爲什麼？你佔據了人家的青春，毀了人家的前途，你的罪

有多麼大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但是我想她嫁一個販賣煙土的暴發戶，也未必是她的幸福。」于老頭子道：「固然這話不錯，但是她若嫁你，我敢斷定也不是他的幸福。不但不是她的幸福，而且是我們許多人的不安，你已經這樣大了，當着你的太太，我也不十分責備你，一切由你自己去想，如果你非要這樣幹下去不可，我們老兩口子沒問題，我可以離開你，可是你的太太往那裏攔，你自己想想吧！」于大行一聽，真如冷水澆頭，比吃凍柿子還涼了心，他難過，一切的幻想與希望完全打消了。于老太太怕他們父子說岔了，老頭子動起脾氣來，所以在旁邊聽着，她見老頭子心平氣和的對他說了一大遍，又見于大行也不言語，遂對于太太道：「你去給他做飯去吧！」于大行這才別了父親，走回自己的屋裏。他一邊吃着飯，一邊想着，這件事真麻煩，本來希望還很大，結果全成泡影，這一來，何以對谷雲鶯一片心呢？他的飯也吃不下去了。于太太在旁邊看着，又替他難過，又十分生氣，遂道：「假如你能够聽爸爸的話，我想大家會快活過下去，今天爸並沒有動氣的樣子對你說，實在給你好大面子呢。」于大行不言語，低頭思想，如何對谷雲鶯說，于太太又道：「爸說的很對，一個唱戲的……」于大行道：「去，不要說了。」于太太道：「你瞧，我跟你說好話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不聽。」于太太見他這神氣，只得離開了他。他吃完飯，穿了大衣就去出了。他是

想找谷雲鶯，可是又不願到她家裏去，因為他不願見他的母親。他只有給她打電話，谷雲鶯接了電話，他道：「你出來呀，我在咖啡館等着你呢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我不出去了，你上我這兒來好不好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你母親在家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沒在家你來吧！」于大行答應着「好吧！」他掛上了耳機，連忙到她家去，于大行來到谷雲鶯家，一看門前放着幾輛自用車，車上都有甌子等物，他很奇怪，這都是誰來了呢？他一直走進來，走進院裏叫道：「雲鶯。」屋裏聲音很亂，似乎沒有聽見他的聲音，他一邊往屋裏走，一邊又叫道：「雲鶯。」谷雲鶯從裏邊迎出來道：「快來吧，冷不冷呀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不冷，可是今天天氣是够冷的了。」說着，脫了大衣，谷雲鶯給所拿到屋裏，于大行一看，屋裏好幾個人，正在推牌九，谷雲鶯道：「你來不來？我給你介紹一下。」於是便給于大行引見一番，什麼李五爺，劉六爺，張三爺……于大行都記不清誰跟誰了。這些人略和他寒暄一陣，便又接着賭起來，在這場合裏，他們有點看不起于大行，于大行見他們幾萬幾十萬的賭，自己也比不上人家，他只有旁邊看着，而看着又沒興趣，都不認識，給誰使勁呢？再者跑到這裏，不下幾注，也不好看，下幾注，自己腰裏只有幾千塊錢，不够人家下一注的呢。他後悔了，後悔不該來，他怨谷雲鶯爲何把他叫來，他十分不滿意，同時他看着谷雲鶯那樣應酬他們，尤不樂

意，她竟和他們賭在一起，不管自己了。到底有錢比沒有錢強多了。他想起父親教訓自己的話，當時並不悔過，可是現在知道父親的話不錯了。他雖然這樣想，可是心裏到底是難過的。他要走，又捨不的走，不走又沒勁，一個人坐在沙發上，一連吸了三支煙，也沒想出一個主意來。這時劉六爺摟了一把，這一把是有好幾十萬，大家喧嚷起來，谷雲鶯也跟着嚷道：「贏這麼些個，分分！」劉六爺連數也不數，推了一大堆票子，說道：「這是你的，你願意推呀，是願意壓呀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你挨罵。」大家笑起來。于大行先還莫明其妙，後來才知道「推」和「壓」都不是好字眼，他不覺更難堪了，覺得谷雲鶯還是愛有錢的，他一生氣，站了起來，往外就走，谷雲鶯一眼看見了他便叫道：「大行，你幹麼去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回家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來會兒好不好！這兒有錢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不來，回見。」用人家的錢來耍，那算什麼好看呢？他走了出來，谷雲鶯道：「明天來呀！」她知道于大行跟他們處不到一塊兒，所以也不再攔阻他，而且她又覺得他是自己人，所以不送他，他也不會挑眼的。于大行走出大門之後，見谷雲鶯並沒有送自己出來，更覺她就是看上了有錢的人。於是他以為谷雲鶯雖然有思想，但也是口頭上的，實際她也是愛有錢的，仍然是不純潔的。其實他不知谷雲鶯的心理，谷雲鶯和他們在一起，並不感到怎樣快活，就是因為有

錢，所以不得不應酬，母親是最歡迎他們，谷雲鸞也爲是應酬他們，要耍錢，抽幾萬塊錢的頭兒，給母親花，叫母親歡心，同時和于大行在一起玩，也可以有錢花了。昨天吃飯，是他記的賬，她明知他是沒錢的，不願叫他那樣花錢，而又願意和他在一處玩，所以她不能不攔絡這羣人，多抽些頭兒，她是沒辦法的，于大行錯會了谷雲鸞的心，他負氣而去，谷雲鸞一點還不知道。于大行走出來，一想到那裏去呢？今天禮拜不辦公，上咖啡館一個人呆着沒意思，上電影院一個人去也沒勁，而且遇到朋友，看着以前上電影院總是兩個人，今天却一個人了，一定是失戀了吧，他越想越不好，就是在街上走，一個人也不好看，兩個人走慣了，一個人走着也無聊。結果還是回家。回到家裏，無精打彩的往床上一躺。家裏人看他每天總是在外邊跑，一直到夜裏才回來，今天他父親說了他一頓，居然回來的這麼早，大概是悔過自新了，倘若真的回頭，那是很可貴的。敗子回頭金都不換。于老太太暗示給兒媳婦，叫媳婦多同他談談話，免得他寂寞，他既然不出去了，就得叫他得到家庭的安慰，這才能攏得住男人的心。作媳婦不但能吃苦耐勞，操持洗作才算媳婦，最要緊的還得抓的住男人的心。許多老實女人，只圖老實幹活，不願對丈夫表示風情，這也是失敗的地方。于老太太述說她從前對於老頭子的心，真是用盡了，要不然于老頭子非得納妾不可的。于太太聽了婆婆的話，

想到自己對於丈夫，並不是沒有愛情的，只是不肯那麼露骨表示就是了，她以為愛應當在心裏，但男人多喜歡外表的愛的。于太太抱着孩子，來到自己屋裏。于大行躺在在床上，思索谷雲鶯的事，他反來覆去的想，想到谷雲鶯愛自己的地方，和谷雲鶯不愛自己的地方，他來回一比較，簡直摸不清谷雲鶯是不是愛自己。他又想手下也好，然又捨不得，不是捨不得，覺得自己被棄。實在不能堪，即或散了，最低限度也應由自己作主動。這是一種報復心理，實際上，他仍然棄不掉的。他正想着，于太太抱着小寶寶進來說道：「你不是想爸嗎？爸躺着呢，快去找他去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不要找我，我不要，」于太太一聽，知道他腦子裏一定在想着事，因為他平時寫什麼稿子的時候或是思慮的時候，總不喜歡人家同他說話，他現在一定正想着事，想着不是別的事，一定是谷雲鶯的事。如果他別的事，自己也就不打攪他，他一想谷雲鶯的事，那是增加他的苦惱的。遂道：「大丈夫作事，應當拿的起來放得下。」于大行驚道：「你說什麼？」于太太道：「我說所謂放的下，是在拿着的時候放下，才是大丈夫，如果已經不在手裏，而說放下，那不叫作放下，那也就不是大丈夫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說我放不下嗎？」于太太道：「我不是說你放不下，我是要你合理的放下，如果不合理，仍然不叫大丈夫。」于太太是怕他誤會，而把家庭和太太放下，那可就更糟了。于大行笑

道：「什麼叫合理不合理，你也跟我來這套。我現在不是放得下放不下的問題，我現在要考慮的是如果放下的問題。」于太太道：「那還有什麼考慮的？我不是說嗎？只要合理就得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可是，這回我想來個不合理的。」于太太一聽，不免吃一驚問道：「怎麼不合理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要報復。」于太太道：「報復？怎麼報復？誰又給了你什麼痛苦？」于大行道：「痛若是沒有，不過我覺得受了欺騙。」于太太道：「受了什麼欺騙？是谷雲鶯欺騙了你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不要提了，反正我有我的主意。」于太太道：「不管你有主意沒主意，我希望你即刻放了，完全拋到心外去，這才是真正放下，如果這裏含着別的作用，那不叫真正放下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那樣放下我心裏不甘，」于太太道：「根本是你拿起來的，再由你放下，這又有什麼不甘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假如對我不忠實，便是損壞我的尊嚴。」于太太道：「你先對人不忠實的，還能埋怨人對你不忠實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怎麼對她不忠實呢？」于太太道：「你不是對她不忠實，就是對我不忠實。你先作了不忠實的人，所以人家對你不忠實，正是一報還一報，無話可說的。假如你這樣氣憤，非報復不可，那麼我將如何呢？」這幾句話把于大行說回去了，他一聲不語。于太太又道：「她對你不忠實，你不必管，將來自會有人對她不忠實，這是絲毫不爽的，你等着得了。」于大行嘆了一

口氣。于太太道：「你同孩子玩一會兒，我沏茶去。」說着把孩子交給他，爲是叫他少用腦子，轉換他的思慮。于大行接過孩子來，說道：「叫爸！」孩子叫道：「爸！」于大行道：「你想爸不想？」孩子道：「想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好寶寶，你那兒想我？」寶寶使用他的小手拍他的心口，于大行笑道：「寶寶真乖呀！」說着，便在他的小臉蛋上，吻個不住，他覺得他的兒子真可愛，以前他不大注意，對於孩子總有點厭煩，今天不知爲了什麼，忽然覺得兒子好玩起來，這簡直是一個活的玩具，他的感情，竟激動起來，他愛他的兒子了，他越看越有意思越看越可愛。他同他的兒子在床上玩起來，父子兩個人玩的真熱鬧，又說又笑，好寶寶，騎在他爸爸身上，當作馬騎，于大行這時候竟彷彿像個孩子似的，天真的和好寶寶一起玩耍，把谷雲鶯的心暫時忘掉了。那屋老太太和于太太暗笑，一會兒于太太把茶沏好，給婆婆倒了一碗，把茶端到自己屋裏來，說道：「沏上茶了，喝呀！」于大行自吃完午飯，非常口渴，在谷雲鶯家裏沒有喝，這時又同孩子鬧了半天，口也渴了，端起茶來喝，喝的非常香甜。這時他覺得在外不得吃不得喝，真沒有在家裏喝這碗茶香。喝完了茶，想看看書，遂對于太太道：「你給我找本小說。」于太太跑到書架上，來回的找小說，其實小說很多，她是找一本正恰和于大行的事情，叫他看了能够心回意轉，立時放下，可是找了半天，也沒有

一本對他合適的，茶花女的故事倒是很好，但叫他看了，戶更增加他對於谷雲鶯的愛戀。真奇怪，這些小說，爲何一本同情於太太的沒有呢？她正找着，于大行道：「怎麼找本小說這麼困難？」于太太道：「我得找本有意思的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什麼有意思？沒意思什麼都成。」于太太道：「小說你都看過，最好看點別的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別的也成，這裏書沒有什麼可看的，你到爸屋裏找本去！」于太太使到老頭子屋裏，到那裏一看，盡是佛經，她想着這個最有益處，遂拿了一本佛經，回到自己屋裏，遞給于大行，于大行一看，是本楞嚴經，他道：「你怎麼給我這書看？」于太太道：「這書太好了，爸天天念的很高興呢。爸爸說，看這書才能得益。」于大行道：「看這書不能躺在床上看，多彆扭，」于太太道：「你就坐在那裏看也沒有什麼呀。」于大行遂把經放在桌子上，打開讀起來，讀了幾篇，怎麼也看不懂，他又交給于太太道：「給你吧，我看不懂。」于太太道：「不管懂不懂，你就念着不成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不成，我念不下去。」于太太道：「你是沒有福氣呀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沒福氣就沒福氣吧。你給我換一本容易懂的。」于太太道：「乾脆你自己找去吧！我也不知道那本好懂那本不好懂。」于大行遂自己去了。到了父親屋裏，看見佛經很多，他便一本一本的翻着看，念着不懂，便放下又換別的。一會兒的工夫，換了很多的書，沒有一本容易

懂的，別看他一本沒有看，就是他每一本念幾句，他的「福報」就增加起來，不知不覺的在那裏是兩個多鐘頭。于太太和老太太也不叫他，願意他這麼念下去，也不知念的是什麼。一會兒工夫；架上的佛經，翻了不少了，他道：「怎麼沒一本念着順嘴的。這時候老頭子回來了。一聽自己屋裏有人念經，便問是誰。于老太太對他傳答道：「大行念呢；他念了兩個多鐘頭了。」老頭子點頭，走了進去。于老頭子果然看見于大行在看佛經。便走了過來說道：「你看什麼呢？」于大行見父親回來，連忙把書放下道：「我想找本佛經看，但總看不下去，什麼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，我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。」于老頭子道：「這也難怪你看不懂。現在我先給你說一說吧，你明白了大概，然後再看，就容易懂了。若是講經的話，那就太麻煩了。並且仍然是不好懂的，所謂不作世法而證佛法，我還是先講科學吧，科學你當然懂得了，如果用世法作譬喻，那容易了解的多。所謂色並不是顏色的色，說新名詞就是物質，色即是空，就是說一切物質都是空的。這大概你不大明白，怎麼一切東西我們看得真真的，如何會是空的呢？這個如果用生滅無常的話來解釋，恐怕你仍然是不了解。現在我們先說物質，物質是什麼組織成的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是分子組織成的。于老頭子道：「不錯，一切物質都是分子組織成的，人的細胞也是如此了，這麼一說，人和萬物都是分子組成，原沒

什麼兩樣。我們再看，分子的體積有多麼大，你看那作活的頂針沒有？上面不是有好多凹的小坑兒嗎？假如你們取一點水，裝滿了頂針的小坑兒，假設我們把那小坑兒水，放大到地球這般大，那麼分子只有足球這麼大，足球在地球上，相差有多少倍呢，你看這是多麼奇怪，那一點水竟是分子和空間組織成的。這時我們再看分子的構造。分子是原子與空間構造的，一個分子裏面，也有一個原子的，也有數個數十個的，人類的血液多到一千九百個。我們再看原子是什麼構成的呢？原子是電子和空間構成的，而原子有多大呢？假如我們把原子放大到屋子這麼大，電子也就有微塵這麼大，一個原子裏有幾個電子，就如同一間屋裏有幾個微塵一樣，那麼這間屋子不就等於空的嗎？我們再看電子是什麼呢？電子乃是電氣的積體。結局就等於說，電子全無質量，並非物質，只是一個裝好了電的電積，懸在空間，它只是一個幾何學上的點，其中並無物體。這樣一說，原子就是空的了，什麼都沒有了。原子即是空的，其所組成的分子，當然也是空的了，也是什麼也沒有了，分子既是空的，那麼分子所構成的物質，不就是空的了嗎？佛說色即是空，這不很合乎科學嗎？我們再往下研究，物質既是空的，我們怎麼能夠看見種種色相呢？我們可以回答說，我們有那「能看」的眼睛，可是

一切色相即空，眼睛當然也是空的了，按科學說，眼睛也是空的，電子組織成的，那眼睛怎麼

會能够看見呢？這個道理，佛在兩千九百年前就說過了，所謂色不是空，空不是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，想，行，識，亦復如是。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這些話，你就可以懂得了。」于大行醒悟道：「那麼一切皆空了？」于老頭子道：「也不，這是小乘所謂之空的真理，大乘則謂非有而有，非空而空，其有，全空而為有；其空，全有而為空，譬如眼根，對色相生眼識，此眼識從眼根生呢？從色相生呢？要明白這個道理，你自己再去佛經好了。現在我告訴你，明白這個道理有什麼用呢？須知人的苦惱，都生於貪嗔痴愛，假如沒有貪嗔痴愛，一切苦惱都沒有了，」這時老媽子走進來道：「您喝碗茶吧！」于老頭子遂接過茶碗，于大行也就退了出來，回到自己屋裏，他想到谷雲鶯，心裏總還不能釋然，不過報復的心理是沒有了，而且他也覺得自己豁達了好多，不那麼固執的想念谷雲鶯了。第二天去上班，一邊辦着公一邊想着谷雲鶯，愛情這個東西，真是神秘極了，以前自己總以為非常有把握，絕對不能叫女人拿着自己的心，就是和谷雲鶯最初相識，也不過是調劑調劑生活，並沒有想到弄到現在這般熱，即或想到弄到這樣熱烈，但也沒有想到竟會擺脫不了。不但擺脫不了，而且還深深的印在心坎，不願放棄，以前朋友們勸自己不要這樣熱戀谷雲鶯，將來非要

苦惱不可。自己那時覺得朋友的話太過慮了，可是現在自己竟真的看到苦惱上來，他的公事也辦不下去了，一邊想着色即是空，一邊谷雲鶯的影子不斷在腦子裏盤旋着，這是多麼矛盾！他還希望谷雲鶯找自己來，即或給自己打電話，但是谷雲鶯並沒有來，他失望到底了，精神非常頹唐，強和同事的作笑容，他不願意叫人家知道他失戀，因為叫人知道他失戀，就容易給人家作話把兒，叫人家說：「怎麼樣？勸你別往下幹，你不聽，現在如何？」露出一種譏諷嘲笑的样子，那就更難堪了，情場上的苦痛，這也是一種啊！他怕他失去了自尊心。他以前總說自己如何有把握，現在落在人家話把兒底下，實在難以對人。他強作歡笑，同事問道：「怎麼谷老板沒來？」于大行苦笑道：「她有點不舒服。」同事的道：「昨天我還看見谷老板同着許多人進到飯館去了。」于大行一聽，更覺難受。于大行聽到同事的這麼說，想到谷雲鶯一定變心了，她本來不會愛自己，即或愛自己是真的，但是他見了那些有錢的，一定把自己忘了。他越想越生氣，而表面還得作出毫無痛苦的样子，這才是真正的痛苦呢，下班回到家去，有些無聊，吃飯還得等很久，這時候幹什麼呢？佛經是看不下去，不用說佛經，就是小說等類的書，都是看不下去的。他想，還是找朋友談天去吧，和朋友談天，頗能解除憂悶，可是朋友却都問：「你怎麼不同谷雲鶯去玩？却有工夫找朋友談天來呢？你們熱

戀的時候不理朋友，失戀却找朋友來了。」這些話多叫自己難堪呢？戀愛真不是事，因為還有這些複雜問題，後來想到有一個朋友，和自己最相投，平常他很勸自己，他的見解也比別人高一籌，何不找他談談去：想罷，便對於太太道：「我去找何其仁聊會子去。」于太太也知道何其仁是于大行的好朋友，又知道他是一時在家待不住，找朋友談談天，也倒不錯，遂道：「作你的飯不作呀？」于大道：「作出來吧，我一會兒就回來。不必等我，回來趕上吃就一塊兒吃，趕不上便給我留着。」說着走了，找到何其仁，何其仁正在家裏抱孩子玩，見于大行來了，連忙讓坐，于大道：「你倒是老這樣快樂？」何其仁道：「你是有快樂不享受，自找苦惱，你看你的家庭比我好的多，你的父親弟兄，都能掙錢，收入很多，生活不急需你的幫助，你自己掙錢自己花，同時你的太太也不錯，又賢淑漂亮，你的孩子也好玩也乖，人生有你這樣的家庭，還要何求？你自己的快樂不去享，却在外邊找苦惱。」于大道：「我自己也知道，可是不知怎麼就會迷上外道。現在擺脫真不易。」何其仁道：「戀愛就如同嗜好，有時比嗜好還厲害。戀上之後，非受最大打擊是不會擺脫的，別人怎麼勸也不成。所以我現在也不勸你了，反正到時候你自己回頭，比勸有力量的多。」于大道：「我現在真想擺脫了，你給我出個主意，怎樣才沒有痛苦。」何其仁道：「若說一點痛苦若沒有，

那不可能，比方摔一個茶碗，仍不免有點顧惜，何況一個人呢？最要緊的是雙方都有痛苦，茶碗是沒有感情的，它碎了只是人一方面有痛苦，若是活人分別，那痛苦是雙方的，即或自己已有美妻愛子可以轉變自己的感情，但對方的痛苦所引起來的痛苦，却是不可免的了。我們又不是那種拆白黨，棄了毫無顧惜，她自殺也不管。我們就不成，假如我們一見到對方的悲哀，我們就有一種不忍的心。所以打算沒有這種痛苦，那就只有別走這條道兒。若想在良心上過得去，也有一種辦法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什麼辦法？」何其仁道：「就是叫對方先放棄你，叫她先不愛你，你的痛苦就小一點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不，她不愛我，我的痛苦不更大？」何其仁道：「所以你還不明白這個道理，你非得這樣想：她不愛你，你是痛苦的，但她若愛你而又不能同你結合時，豈不痛苦更大。況且她不愛你，痛苦在你一個人身上，她若愛你，痛苦在兩個人身上，她又有痛苦，你也加倍痛苦，所以想減少痛苦，還是叫她不要你好一點。這是良心上少受痛苦的法子。」于大行明白了，覺得谷雲鶯不愛自己，倒是一個好機會，倘若她愛自己，自己不能娶她，看父親那天的神氣，是不會允許同她結合，那痛苦不是更大了嗎？這樣散了也好，雖然自己有些氣憤，但自己良心上是舒服的。何其仁到底是高，今天若不聽他這幾句話，自己還想報復。即或報復了，她又痛苦起來，自己能够舒坦嗎？這

樣豈不輾轉終無止境？自己吃點苦吃點苦吧。他想到這裏，忽然又想到另一個問題，他道：「你說叫她不要愛我，用什麼方法呢？何其仁道：「這方法多得很，你看她愛你是那一點，你就極力掩蔽你這個優點，而極力鋪張你的弱點，他自己覺得你不可愛了。譬如她愛你的錢，你却極力表示吝嗇的樣子，而且表示窮窘的了不得，她就漸漸不再找你了。譬如她愛你的漂亮，他和你約會時，老不刮鬍子，穿也不穿好的，頭髮也不攏，她自然就不願和你一塊兒玩了，這個方法是很容易，但是非常難作，有了情人的約會，總想刮鬍子，和她在一起玩，就不願意表示自己沒錢，人輕易不肯把弱點表示給人家，所以擺脫却相當的困難了。」于大行一聽，何其仁說的話很有道理，他道：「你的經驗很豐富啊！」何其仁道：「這不是經驗，這是很淺顯的道理，而人家也知道，他就不肯這樣做就是了。未戀愛的時候，說的明白極了，不必你勸他，他那一套比你說的還到底，等到戀的時候，就不由自己了。別看你這時能領略我的話，但是你一見到谷雲鶯，立刻就能把我的話忘了的。」于大行道：「絕不能夠，你瞧着吧，」何其仁笑了笑道：「瞧着！」他們說了一會兒，何其仁要作飯了，留于大行吃飯，于大行道：「我的家給我作着數餘呢，我該回去了，回去正合適。」說着他別了何其仁走了出來，一邊往家走着一邊想：「何其仁說的很有理，今天聽了他的話，心裏痛快了好

多。」他正走着，忽然迎面來了一輛車，他一看，車上坐的正是谷雲鶯，他當時不知怎麼好了。他仍舊走着，谷雲鶯十分納悶，叫道：「大行。」于大行站住了，心裏又有一點快活，谷雲鶯道：「你上那裏去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回家，谷雲鶯跳下車來，說道：「你怎麼見着我我不理我？你是不想理我了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沒有呀。是你不理我呢。谷雲鶯道：「我怎麼不理你了？你知道我上那兒去了。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你上那兒去了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找你去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找我去了？上那兒找我去了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到班上找你去了。說你剛走，我想你也許到咖啡館去坐，我就又到咖啡館，在那裏坐了半天，一個人多無聊，我才回家來。」于大行一聽，心裏立刻喜歡了，說道：「真的嗎？」谷雲鶯生氣道：「你愛信不信，我走了。」說着，跳上車去，就要走。于大行連忙把她扯下來道：「別生氣，咱們還是回咖啡館去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我不回去了。于大行道：「咱們吃小館去吧！我還有許多話要說呢。」谷雲鶯這才答應。于大行遂又叫了一輛車，雇到單牌樓一個小食堂吃飯，一邊吃一邊談着，谷雲鶯道：「你這兩天幹什麼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什麼也沒幹，在家裏熬睡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幹麼熬睡？是怎麼不痛快了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有一點不痛快。」谷雲鶯道：「爲什麼不痛快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不爲什麼。我問你，昨天晚上你上那兒了？」谷雲鶯道：

「昨天？昨天他們不是在我家裏推牌九嗎？後來馬五爺贏了，他請客，大家一塊兒到長安街吃涮鍋子去了。吃完又到我家用了一夜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他們這些人，羣居終日，就知道囤積倒把，傾害別人，跟他們聯絡，多麼不好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這都是我母親約來的，不過是爲抽點兒頭錢，昨天一夜，抽了十萬多塊錢的頭兒，這我母親樂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可是叫他們這樣開玩笑，簡直是侮辱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這不是爲了你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怎麼是爲了我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你想呀，因爲你，我才哄着我的母親，因爲哄着我的母親，所以我敷衍他們呀。你就是爲這個不痛快呀？我知道你昨天一走，就是不痛快的表現，所以我今天剛睡了一會兒，就起來找你，瞧你，立刻就無理人了，德行！」于大行笑了，他道：「乖乖我這兩天非常不高興呢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的醋勁還不小哇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因爲我愛你的緣故。」他們吃了飯，去看電影，看完電影，于大行又照例送她回家，然後自己回自己的家。到了家裏，別人都睡了，只有于太太等着他呢。于太太道：「你不是說回來吃飯？都給你做好，而且今天還多給你炒了一樣菜，等了你半天，也沒回來，一直到這麼晚才回來」，于大行道：「何其仁這傢伙不叫我走，跟我聊上沒完了。他請我喝酒，一直談到現在才回來。」他說了一篇大謊。太太便信了他的話，她道：「跟人家談談也好，本來朋友一疏遠了就没意

思了。」于大行問還有熱水沒有，今天喝酒喝多了，有點口渴。」于太太道：「暖壺裏頭有，沏點茶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不用了，喝點開水吧！」于太太給他倒了開水，他一邊喝着，一邊脫衣服，于太太又到廚房把水壺拿來，給他倒水洗腳，都收拾完了，然後才去睡覺，她見于大行今天很高興的樣子，知道何其仁一定對他說了什麼，把他勸了過來，她也自喜歡。于大行和于太太本來是分床睡的，他脫了衣服，鑽到被窩裏，覺得今天真是幸運，會遇上谷雲鶯，不然還誤會她到底呢。他想到這裏，忽然又覺得自己欺騙了太太，不應對她說這樣的謊語，叫她仍然以為自己真的和何其仁談了半夜。他越想越不合適，太太本來能够原諒自己的，何必還這樣欺騙她呢？他立時又爬了起來，走向于太太的床邊，他的意思是想向于太太求好，他要表示懺悔。于太太見他來了，錯會了他的意思，忙道：「喲！這麼冷的天，回頭再凍着，快來吧！她把她的被子揭起來，于大行便鑽了進去，他見于太太那樣柔媚害羞的樣子，不由抱住她，她道：「你瞧你的手多麼涼呀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在你的衣服裏渥一渥吧。」說着，便解了他中衣。這時候他也無暇表示懺悔，還是先溫存吧，今天盡是這麼無意的快遇！于太太爲了收攬他的心，自己也願意叫他得到無上安慰，這時，他又把谷雲鶯給忘了。第二天起來，他也無須再懺悔了，起來上班。來到班上，還直打哈欠，辦公辦不

下去，一個人跑到大客廳，坐在沙發上，挨近暖氣管子，把腿放在沙發桌上，吸着紙烟，慢慢看着一四七畫報。這時一個哈欠跟着一個哈欠，屋子一暖漸漸困上來，他竟睡着了。一直下班。同事的吃完飯，跑到客廳來聊天，才把他吵醒，他一看都下班了，人家吃完飯，這一覺睡得真香，大家都問他：「昨夜裏幹麼來了？跟太太溫存來了嗎？」于大行笑了笑，叫聽差的去買點醬肉和燒餅，又沏了一壺茶一邊和同事聊天，一邊吃着。大家說道：「老子這幾天怎麼精神萎靡似的？」何其仁道：「他現在戒烟了，所以癮得難受。」大家一怔道：「老子吃大烟嗎？」何其仁道：「我所說的大烟，並不是那個大烟。我說的是女人像雅片，只要你蘸上，便很難放開，越蘸越愛蘸，鏢得癮頭兒大極了，一旦要是戒除了，那真得有大魄力，女人可以使人興奮，就如同吸雅片一個樣，有病一吃雅片，立刻就好。心裏有多不痛快，一戀上女人，馬上就高興。好處雖然是有，而壞處也頗不少。第一，精神的消耗就不輕，經濟的消耗尤大。」同事的道：「那麼一說于大行有意要甩谷雲鶯了？」何其仁道：「有意倒是有意，昨天跟我說的很有勁，但不知他能不能辦的到。」快到下班的時候，谷雲鶯給于大行打電話，把他叫走，何其仁向他道：「還是沒有把握呀！」于大行也就一笑而罷。

谷雲鶯見了于大行，告訴他又要唱戲了，于大行自然又竭力幫忙。一連唱了幾天，天天滿

座，成績很好，收入也很多，他們都高興的了不得。越發打得火熱，幾乎沒有一時分離。朋友們看了，都替于大行前途可惜。而于大行的家裏見他又這樣狂喜，也更以爲是一種隱憂。于老頭也沒辦法了，從那裏着手，也不容易。叫谷雲鶯不愛他，也不可能。愛網就是這樣神密，只要邁進腿去，便不能自拔了，這事怎麼樣解決才好，不解決更不是辦法。不管怎樣解決，也比這樣延長下去強。現在于大行的身體一天衰似一天，作事也作不下去，精神耗費在無益的地方，而金錢也虧耗了很多。他還沒有像人家那樣揮金似土的花，但只天天玩玩，也就很可觀了，雖然掙的多，架不住現在物價這麼貴，掙這死錢兒，那能跟人家暴發戶兒比呢？以前拿了于太太的首飾去當，現在還沒贖，現在倒又賣了不少。于太太一問他，他更支差。于太太也不好意思和他吵，而又不意思向婆婆說。這天他對于太太道：「你的那隻錶呢？」于太太道：「幹麼呀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戴一戴，你也不戴，攔的長了鏽。」于太太道：「我這個錶不會長鏽的，放在水裏也不會長鏽，這是我母親給我的。」于大行道：「給我用一用吧，我出門沒有錶真彆扭。時常有約會，沒有錶不是去早了就是去晚了。」于太太道：「給你戴也倒沒有什麼，不過這個錶貴賤不提，它是我母親給我的，特由臂上摘下給我的，若是弄丟了，太對不起我母親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知道，一定不會丟的，」于太太道：

「不是我過於小氣，你拿我別的東西，我並沒有說過什麼，這個錶千萬你留神保護它！」于大行道：「好啦，沒有錯兒，下月拿下錢來我買一個錶，把這個還你。你不知道，在外頭作事，沒有錶多彆扭呀！」于太太見他那種可憐的樣兒，也不好拒絕他，立刻把錶由匣子裏拿出來遞給他了。于大行一見，十分喜悅，立刻上了絃，戴在腕上，第二天便戴着錶去上班，一連戴了幾天。谷雲鶯唱了幾天戲，同時又得應酬那些主人，覺得十分疲倦，可是她又不能休息，家裏由一清早就來人，一直到夜裏，陸續不斷，簡直無法睡覺。她對于大行道：「我得休息兩三天了，要不然真受不了，這幾天頭都有些暈了，」于大行道：「你休息你的呀，本來應該休息的，唱這幾天戲，不用說你，就是我都覺得疲乏的了不得，」谷雲鶯道：「可是怎麼休息呀？你看我這個環境。我非得換換環境不可，我要靜靜的休息三天，」于大行道：「那只有到香山去住。」谷雲鶯道：到山上去住，這大陰的天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不是爲休息嗎？」谷雲鶯道：「那你得陪着我，要不然我一個人多沒意思呀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好吧，明天禮拜六，我可以不上班，後天禮拜日，我只告禮拜一的一天假就成了。」他們商量好了，明天一清早就走，今天晚上，他們先買了許多東西，預備到山上去吃。這幾天谷雲鶯手裏有些錢，剛唱完戲，手裏充裕。于大行回到家裏，對于太太說：「這兩天不回家，因

爲有個朋友約打牌，不得不應酬，」說着，又跟于太太借打牌的錢，于太太怕他把手錶賣了，所以趕緊拿出錢來給他。第二天一清早就和谷雲鶯在咖啡館見了面，谷雲鶯說：「幸而出來的早，不然又被人堵在家裏。」他們由城裏面起身，直到香山去了。到了香山，住在飯店。他們所有的應用品，全都帶着，並沒有什麼不便利。冬天飯店的客人也並不多，閑房不少，他們擇了一間好的房子。屋裏倒是很暖。谷雲鶯道：「唉呀，外邊真冷，我可不出去了。」吃過了午飯，她當真不再出去。于大行道：「咱們幹什麼玩呀？我忘了帶跳杆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不是拿着撲克哪嗎？咱們抽王八好不好？要不然咱們抓子兒玩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沒有鐵蠶豆怎麼抓？」谷雲鶯道：「用栗子，或者用糖塊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好吧，我先打個電話去，叫同事的給告假。」說着便叫到城裏電話，找到班上何其仁，叫他給告一天假。何其仁道：「你在那兒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在香山呢。」何其仁一聽，便知道同着谷雲鶯，便笑道：「那你得請客才成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回去一定請客。」何其仁道：「方才咱們頭兒還真找你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有事嗎？」何其仁道：「沒什麼事，我給辦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謝謝你，回去一塊兒請客。」何其仁道：「你同誰在一塊兒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一個人。」何其仁道：「你一個人嗎？大冷的天，你一人上山裏去，有這癮，說實話便罷，不然不管

告假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反正你也知道，還用我說嗎？」他們全笑了，何其仁道：「別累着呀！」于大行道：「那個事兒沒有。」何其仁道：「你別瞎說了，沒那事跑到那兒幹麼去？」于大行道：「真的，將來你會知道。」何其仁道：「幹麼將來？現在我就全知道。」他們說了一會兒，把耳機子掛上。然後于大行又同谷雲鶯玩。他們抽王八玩，于大行抽着了王八，他輸了，谷雲鶯道：「得，你可是王八呀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若是王八，你也不好看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什麼？胡說，因為你太太愛了別人，你才當了王八呢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太不會的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那麼相信你的太太？」于大行道：「當然相信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那麼你信我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你是我的太太，我自然相信你。」谷雲鶯道：「討厭，誰是太太？你有太太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的太太就是你呀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配作我的丈夫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怎麼不配？」谷雲鶯道：「你已經不是童身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這麼一說，你是？」谷雲鶯道：「別說了，我們抓子玩吧，誰贏了誰吃栗子。」他們遂又玩了一會兒，谷雲鶯道：「我直想困，今天起的太早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回頭早些睡吧！」他們吃過了晚飯，便躺在床上睡。第二天起來，覺得窗紙發白，開窗一望，敢則下起大雪，他們不由大喜，他們說道：「啊，咱們這趟香山，真是來着了，趕上下雪，多麼有意思。」于大行

道：「回頭咱們到山上去看看，我想更有意思了，」谷雲鶯道：「恐怕路滑吧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們不到盡端，只挑有石級的路走走也好。」他們漱口洗了臉，便一同出去，一邊呼吸着新鮮空氣，一邊雪花落在身上輕輕敲着他們的臉，非常有趣。他們抬頭一看，漫天落雪花，紛紛下着，他們再往下一看，遍地都成了白色，一望無際的銀田，堆着許多村莊人家。遠遠的大道上，有的爲名利奔走的人，騎着自行車，迎着雪花馳着。遠遠的驢鳴，也竟成了天籟，因爲被那曠野的岑寂調和了。谷雲鶯道：「真有趣呀！」于大行道：「你唱一段走雪山吧！」谷雲鶯忽然凄然道：「我又想到走雪山的劇情，一個老頭一個姑娘，在這樣深山雪谷中逃着。實在可憐。天下悲慘的事，不知道有多少，我最愛演悲劇了可是一想起劇情來，就不免要掉眼淚。古人比我們苦的太多了，當他們痛苦的時候，心裏不知怎樣難過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你真是替古人擔憂，可是你能體會到古人的感情，這正是你富於感情的緣故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這樣的雪景，若是演電影作外景，才好玩呢。」他們就這樣天一句地一句的說了好多。快到晌午，谷雲鶯道：「什麼時候了？」于大行看了看錶道：「快十二點了。」谷雲鶯道：「噢，你多嚙買的錶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早買的了，始終沒有戴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這錶的樣子挺好，女人戴着最合適，現在要買恐怕不少錢吧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大概得不少錢。」

「他們說着，回到旅館，下午沒有出門，晚上兩個人又老早睡了覺，今天他們竟靈肉一致的相愛着，于大行實在感激谷雲鶯，她能夠給自己這樣大的安慰，次日起來，于大行洗着臉，谷雲鶯看着他的錶，說道：「這只錶真好，我真喜歡它。」于大行想她對自己這樣犧牲，這只錶自己還吝惜着嗎？遂道：「送你用，」谷雲鶯喜道：「真的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還騙你。」谷雲鶯立刻戴在腕上道：「謝謝你呀！」于大行道：「我應當謝謝你呢。」谷雲鶯道：「謝我什麼？」于大行笑着不言語，谷雲鶯道：「討厭！」她明白過來，打了他一下。他們又在山上玩了一天，北平的八景裏有西山晴雪，今天雪是住了，太陽露出來，在山上坐，如同琉璃世界。美麗極了。尤其在那突出的山石，參天的古柏，一遍古香古色中，立着一位鮮紅毛衣的摩登女郎，更是好看殺人。于大行真的陶醉了。第三天，他們進到城裏來，于大行回到家裏，家裏人早就明白，他一定同谷雲鶯玩去了。所謂在朋友家打牌，那是瞎話，因為他們見了許多朋友，都說沒有同于大行在一塊兒，有的朋友就說出于大行由香山打電話，不知他上香山幹麼去了，家裏明白，也就不便說什麼，如果叫真兒要問明白，容易僵住的。于太太也知道他是同谷雲鶯玩去了，她也不在意。不過她看見于大行腕上的手錶沒有，了不由很難過，這錶是母親給自己的，自己又再三囑咐他，叫他千萬別弄丟了，結果他還是

給弄沒有了，他怎麼在自己的身上，一點心也不攔呢？他不愛自己的東西；當然他也不會愛自己的，她想到這裏，不由哭了，可巧這時于老太太又找她，她擦擦眼淚去了，于老太太一看兒媳婦眼圈兒還紅着，知道她哭着來，不由說道：「其實他在外邊住兩天就住兩天，反正他總得回來，倘若你這麼一鬧，逼得他不回來了，豈不倒更壞了？」于太太道：「我不是爲他住在外邊。」于老太太道：「那你爲什麼呢？」于太太又不好說，于老太太道：「你說出來沒有關係。」這時于太太才說道：「其實我也不是心疼東西，這兩個多月，他沒少拿我的東西，我都沒有言語，這回他把我的錶拿走了，我再三囑咐他別弄丟了，結果還是給弄沒了。這個錶是我媽給我的。但這也沒有關係，我難過的是他對於家裏太不攔在心裏。」于老太太一聽十分生氣，于太太反倒勸老太太，叫老太太別告訴公公，爲一只錶，大家生氣，實在不值得。可是于老太太到底得着空兒向于大行道：「你怎麼把你媳婦的錶給弄丟了？荒唐也不怕，別丟人哪，拿你媳婦的東西隨便給人，也並不是你的好看。何況那錶非常貴重，是她母親給她的，她又再三同你說了，不叫弄沒了，你還是給了人。你想想，假如我給你一件東西，你能隨便給別人嗎？」于大行羞得臉都紅了，他詭辯道：「我沒有給人，是一個朋友借去了，明天我再給要回來。」于老太太道：「若是借去，那就再要回來吧！」其實他怎麼

能要回來呢？要是能要的回來，今天要了，明天再催，愛情非決裂不可。雖然他見了谷雲鶯，並沒有提錶的事，而家裏也知道回不來了，也就不再逼他要。不過老是這樣下去，也實在把人愁死，究竟怎麼辦呢？正這時，事情出來了，谷雲鶯最近要到上海去唱戲，上海的戲院，已經派人來約請谷雲鶯，因為他們知道谷雲鶯在平津名頭甚健，乘着新鮮勁兒，約到上海，一定大發利市，同時谷雲鶯是剛紅的角兒，包銀還不能多要，而且合同滿了再請她續唱幾天義務，她一定幹的。上海戲院一約谷雲鶯，谷雲鶯却正想到上海走走，紅角非得各處都去到了，打遍天下，才能顯出真本事。她這一走，和于大行的愛情，是不是有點變化，頗是一個很微妙的事情。自然，于大行的家裏和于大行的朋友，都希望谷雲鶯離開這裏，而且很快的愛了一個上海巨富，如此兩個人便都算逃出了苦海。谷雲鶯的母親也希望她到上海，谷雲鶯也喜歡到上海，不喜歡她走的，只有于大行一個人，可是不喜歡也沒法子，這是谷雲鶯的前途，他也希望她紅遍四海，賺個幾千萬幾百萬的，從此歇手，也倒不錯。谷雲鶯還直問他，如果他不願意她去的時候，她可以犧牲這機會，等到于大行有工夫，再一塊兒到上海去。可是于大行這時沒主意，不叫她走，耽誤她的前途，耽誤她的收入，自己所負的罪名可大了；叫她走，自己又真捨不得，可是捨不得，是怕她沒把握，上海那裏壞人太多，銅臭氣

太濃，容易墮落的。谷雲鶯再去問他，他道：「那麼你自己願意去不願意去呢？」谷雲鶯道：「我當然願意去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那麼你就去吧。不過上海壞人太多，你總要留神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我比你明白，你放心，我不會變的。」于大行也就一笑了之。不過心裏總不放心。這幾天谷雲鶯天天忙着上海這檔事。約角，買東西，置行頭，辭拜親友，簡直沒工夫和于大行一塊兒玩了，于大行本想在谷雲鶯行前，痛痛快快的多玩幾天，但谷雲鶯老沒這許多工夫。于大行一見，她沒有走就改變，這一走，還不把自己完全放在脖子後頭呀？他心裏更不舒服起來，變倒不怕變，真是暴風巨浪的變動一下，也倒好了，就怕一絲的風，吹得水面，說是平靜，可有波紋，說是潮來，又沒巨浪，這個勁兒最難受。沒風自不會着涼，風大也會有浪，就怕一絲之風，倒容易着涼感冒的。分別前夕，于大行給谷雲鶯餞行，兩個人坐在飯館的單間裏，于大行舉起杯子來說道：「乾杯，」谷雲鶯道：「我看你今天喝的不少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沒關係，多喝一點，」谷雲鶯道：「回頭喝醉了，」于大行道：「我就爲是喝醉了一直醉兩天才好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那幹麼呢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走的時候我就不知道了，省得難過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幹麼難過呢？你要難過我就不去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不難過了，我希望你早日回來，不要在上海待住了，」谷雲鶯道：「一定，合同滿了我就

回來的。」于大行聽了，還覺心寬，谷雲鶯也真替他難過，兩個人這天晚上，難捨難離，但終於要分開的。于大行又千囑萬囑叫她起居留意，別得罪人也別上人家的當，要和靄也要擺點架子，唱上要努力可也別累着。他是面面都佔着，恨不能變作了谷雲鶯才合適。谷雲鶯道：「你不必囑咐了，我都明白的，反正我一心老想着你不就得了嗎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你要不想着我，我也不知道呀。」谷雲鶯道：「那麼怎麼辦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你天天給我寄封信來，報告你的成績，好不好？」谷雲鶯道：「那倒可以，不過若是真趕上忙怎麼辦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給你寫好了信皮，你到那裏，貼好了郵票，到時候你寫了信，裝在裏邊一發就得了。再忙的時候，你可以寫上平安兩個字，我也可以放心。」谷雲鶯遂答應了。于大行回到家裏，說不出的一種清涼風味，他深深的愛了谷雲鶯，雖然他相信谷雲鶯對自己的忠實，但攔不住那些壞人，用盡了手段來誘惑她呀，第二天來到班上，何其仁便對于大行說：「報上登着谷老板要到上海去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對了，那裏再三約她，所以她不能不去一趟，這一次若是得罪了，以後就不好去了。」何其仁道：「可是你們分別了這些日子，也真够難過的呀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也無所謂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，那裏能够老在一處呢？」何其仁道：「可惜你只能想到一半兒，若是你能想到人終有一死，則更有力了，人生不過是

唱齣戲，有的唱的長些，有的唱的短些，有的專跳龍套，有的常去那富貴尊嚴的角色，可是一到後台，大家都是一樣。人都不免一死，不管你是多麼有權力，有威嚴，所以你一想到這個，自然就對一切都冷淡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雖然是那樣說，我也常那樣想，但是我現在活着，我不由的就戀愛着一切。」何其仁道：「那就沒辦法了，非得叫你碰上了釘子，你才回頭，那時也就晚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那有什麼釘子碰？」何其仁道：「谷雲鶯若是愛了別人呢？」于大行道：「不會吧。」何其仁道：「我越是跟你說，你越是這樣相信她，你是越苦惱，不如你這時候懷疑她，將來的痛苦還小，因為她的變心，已在你意料中，」于大行道：「可是我不該這樣想她，我不該懷疑她的。」何其仁道：「好啦，我也不說你什麼了。反正將來你會有一天說：悔不聽何其仁之言，你瞧着吧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也許有這麼一天，但是我現在不應該這麼想。」何其仁道：「咱們別抬槓了。」于大行也就不再說什麼。下午，他早走了兩個鐘頭，到車站送谷雲鶯，谷雲鶯她們一行很多人，倒不感覺寂寞，不過于大行眼看着愛人分別，真是說不出來的難過。汽笛一聲，震斷了情侶的迷戀，火車載着愛人，漸漸的離遠了。于大行出了站，回到家裏，特別感到寂寞，他就一天一天度日如年的盼着谷雲鶯早日回來，若知谷雲鶯此去，有沒有什麼變化。且看下章！

第四章 一斛珠

谷雲鶯的同行者，除了同班底和她母親之外，還有一個叫師大可的，這個師大可是上海戲院派來的全權大使，同時也是上海唱片公司的特派員。他到北平來，一來是約角兒唱戲，二來是聯絡灌片的名伶。這兩件事，他都看準了谷雲鶯，因為到上海去，一般名角都不去，有的剛回來，有的在那裏成績不好，他不敢約，谷雲鶯是新露頭臉的角色，頭一回到上海，上海人不知她的藝術如何，都想看一看，所以好不好都不會砸的，灌片這方面，一般名伶索價過昂，況且老灌那些人的，也不新鮮了，不如灌了谷雲鶯的，還透着新鮮。除了這些優點之外，還有一個優點，就是師大可這個人。對於谷雲鶯抱着很大的野心。他本想借着他這個職權攏坤伶，別的坤伶都不大容易，只有谷雲鶯是個初露頭角的，下手容易的多，他對谷雲鶯說的天花亂墜，他說到在上海如何發財，如何由他的斡旋，可以在其他戲院輪着唱，他又說合同滿了之後，還可以續訂，有他的力量，可以多要包銀。他又說上海人非常難對付，初到那裏，沒有錢是不成的，他可以拿出錢來給她聯絡各方。他又說唱片公司如果灌些唱片，名譽更要起來了，谷雲鶯一聽，喜歡的了不得，女孩兒就是好虛榮的；他非常感激師大可。

谷雲鶯到了上海，那和北平不同了，她見到許多北平沒有這種典型的人物，她看見那些豪華的場面，實在不是北平的暴發戶兒的那樣子了，一餐一飯都要數十萬的開銷，使得她頗爲驚訝。她被那金錢所擾，她的知足心擴大了。在北平的時候，以爲掙個百兒八十萬的，統認爲非常滿足了。來到上海之後，她覺得掙幾百萬也似乎够不上理想的揮霍了。她因爲見到了這許多大場面，於是她感激了師大可。師大可提高了自己的聲價，提高了自己的慾望。師大可爲了她花了很多的錢，雖然這些錢是有人給他拿，但谷雲鶯却已感激不盡了。她覺得師大可實在是一個好人，她不知怎樣感謝他才好，這時，她並沒忘了于大行，她時常給于大行寫信，報告她在上海的情形。她仍是愛于大行，想念于大行的，想到和于大行在香山踏雪，和這種環境，簡直是兩個世界：這種快樂和那種快樂是不同的。她雖然明白這種快樂不是正常的，不如香山踏雪的高興，但惡勞好逸，總是人的常情。在這裏，不用她幹一點什麼，她所需要的一切，全都源源而來。她因爲自己生活太舒適，享受太過，不由想起于大行在北平的單調，未免替他難過，於是她給他寫信道：「行哥，你近來好嗎？我實在想你呀！我在這裏生活很好，唱戲的成績也很不錯，每天坐滿起滿——在這裏我想起一個笑話來，坐滿就得了，何必還說起滿？坐滿自然得起滿，坐滿而起不滿，那些人難道都得半身不遂了？你猜，

天下事真無奇不有，真會有得半身不遂的，只要你在台上看他一眼，他能不遂半天呢。我告訴你，這裏的生活，和北平的生活，相差太遠了，不怨得一般老板們掙了錢就回到北平，在這裏，掙多少錢，都得花出去。我現在一切都順適，凡事都有師大可幫忙，他太好了。明天我要搬到他的家裏去，他的家裏有很精緻的房子，勻出三間來叫我住，以後給我寫信，就寄到他的家裏好了。現在又有人來訪我，這一天真麻煩死了，所以我要搬到師大可家，也是這個緣故。這裏的新聞記者，比北平活躍的多，我幾乎每天被他們包圍，你近來好吧？天天幹麼玩？下班還各處跑嗎？想我不想？你的太太一定很高興了吧？再談吧，祝你一切都好！

「這封信去到于大行的手裏，于大行非常高興，可是看到內容，他又疑慮起來，他想師大可那個人，老奸巨猾，谷雲鶯非要上他的當不可。上海那樣的淫奢浮華，紙醉金迷，谷雲鶯一被誘惑，非墮落不可呀，他想到這裏，非常不放心。他趕快寄了一封回信，說道：『鶯，接到你的來信，知道你成績很好，我很高興。不過人的成名，藝術固然佔多一半，但人格也要佔上幾分。墮落的人，在上海唱戲是吃不消的。所以名譽越高越要顧到身份。即或自己心裏坦然，也要顧到社會流言，社會流言，無風還三尺浪，何況再給人點機會呢？搬到師大可家裏去住，爲了清靜，也倒可以，但是外間對於你是不是能夠諒解，也是問題，我希望你多加

考慮一下，以前我就看出師大可這個人不大可靠。他向來不那樣幫忙人的，我早要對你說，不過爲了尊重你的意見，沒有同你說。請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，我是希望你多留些神，不要上人的當。」以外又說了好多的想思的話，信寄去了，不料却寄到師大可的手裏。師大可早就告訴了門房，有什麼都先拿到他的屋裏，他一一檢查之後，把別的信都給了谷雲鶯，惟于大行兩信，被他扣下，他也聽說谷雲鶯和于大行感情挺好，他雖然看不起于大行，覺得于大行論手段論勢力論財產都不如自己，他覺得于大行不過是個孩子而已，光是熱乎乎的戀，那不成，終久是失敗的。不過爲了速成自己的目的，對於于大行不能不防備一下。他打開于大行的信一看，却是罵自己的，他一想，這信不能叫谷雲鶯看見，用自來火把那信燒了，他笑道：「無論如何，谷雲鶯在上海，就是在自己的手心裏，于大行天大的本事，也無濟於事呀，他裝作不知的神氣，對於谷雲鶯一字兒不提，谷雲鶯接到許多不認識的人的信，一篇篇都是恭維愛慕之詞，她更高興了，在上海的花樣實在比北平多的多。這些封信都留着，將來回到北平，和于大行一封一封的看，多麼有意思呢？她想到于大行，便想起于大行的信，她想了大行是該來信的了，怎麼還沒有來呢？她很納悶，由今天等到明天，仍然是沒有來，明天等到後天，也是無音信，她猜想于大行或是生了病？但病中也會給自己來信的呀！也許他

忙，再過兩天，也許寄來了，誰知等了兩天，三天，四天，于大行的信，始終沒有接到，她想不會寄手了啊，北平來的信，沒有一封沒接到，怎麼單單丟他這封信呢？大概是他沒有寫，可是爲什麼他不寄回信呢？越想越不通，無法，只有再給他寫一封信，問他到是爲什麼沒來信，信寫的很哀婉，在平常的時候，她生氣也會不給他寫信，但現在她和他離的很遠，不能不有一番顧慮。寫完了信，這時師大可走進來，說道：「寫信嗎？寫信我就出去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不，我已經寫完了。」師大可是道：「給誰寫的？寄北平的嗎？叫他們發去吧！」谷雲鶯道：「好吧，勞駕了，」師大可把下人叫來，道說：「這裏有封信，你馬上送到郵局去，寄快信。或者航快更好啦？」谷雲鶯道：「那更好了，越快越好。」師大可是道：「那麼就寄航快吧？」下人拿走了，師大可坐一會兒，又回到自己的屋裏，下人把方才要寄航快的信封信拿了來，這是師大可已經下了話，他把信接過來，看了看，覺得谷雲鶯對于大行的愛情這樣深，要轉移她的感情，真得費很大的功夫呢，看完便放在火裏，谷雲鶯還以爲發了呢。谷雲鶯寄走了這封快信，以爲于太行接到的早，他回信亦必很急，如此一個星期就可以接到于大行的回信了。誰知過了一個禮拜，仍未接到于大行的信；她真奇怪的很，難道于太行真的住醫院去了？她打開從北平寄來的刊物一看，還時常看見于大行的名子，可見他沒有

病。可是他爲什麼不寫信呢？她本想同別人打聽，但又怕傷了自尊心。叫人家說：「于大行是你的情人，怎麼他的情形她却向別人打聽呢？」她想了想，一點辦法沒有，只有等到合同期滿，趕快回北平，就可以知道真相了。這時于大行也接不到谷雲鶯的信，他也自奇怪，爲什麼谷雲鶯不來信了呢？真的一到上海就變了嗎？她一搬進師大可的家裏，就知道情形不好，果然她是上了師大可的當。唉，女人到底是不可靠的。他想到這裏，難過極了，他恨不能跑到上海，當着她的面，罵她一頓，罵她沒有良心，沒有真愛情，嫌貧愛富，沒有人格。他這麼想着，就彷彿真罵了她一樣：心裏彷彿痛快了一些，可是又細一想：她到底和人家愛起來，拋了自己不管了，他又憤恨起來。他又想也許谷雲鶯是真忙，或是寄信寄手了。他又原諒了她。他的情緒就這樣顛倒的複雜，如醉如痴，公事也辦不下去了，聽上海來的朋友說，谷雲鶯可太紅了，每天滿座，一天就接到很多封信，就是飯局都應酬不過來。有的時候陪着這個局長太太打打牌，陪着那個處長小姐跳跳舞。有時還要出席什麼座談會，什麼開幕剪綵，電台講演，一天簡直沒有一會兒閒着，于大行一聽，又喜又酸，喜的是她這樣忙，便是不能寫信的原因，酸的是她一這樣紅起來，她還瞧的起自己嗎？不寫信也就是瞧不起自己的表現啊！他的心冷了一半了。這時倒希望她永遠不回到北平來才好，不然她一回來，自己

多麼難堪呢？他用盡了方法自己開脫自己，而谷雲鶯的影子，總盤旋於自己的腦際裏不去，這真是苦極了，他每天除了吃就是睡，頭髮也不理，鬍子也不刮，他想到谷雲鶯眩耀一時，然而自己潦倒如此，心裏十分難過，唉，伶人本來無常，結了婚還要婚變，何況沒有結婚的呢？何其仁看出他的神氣，不像谷雲鶯常來信的樣子，遂道：「老子，谷老板來信說什麼？」于大行知道他的意思，也不言語，何其仁又道：「聽說谷老板在上海很出風頭，不知有多少人追逐呢。我想她對於你是不會變的，她對你太忠實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別氣我了，咱們說點別的吧。」何其仁道：「怎麼會氣你了呢？不是你這樣說的嗎？你相信她對你不會變的嗎？」于大行不言語了，半天，說道：「你不要拿這話扣我，是我說的，不錯，是我說的，可是你不能斷定她現在是對我不忠實呀！」何其仁道：「你還偏向着她？落到這般地步，你應該覺悟才對，你怎麼還這樣護着她？這樣你的痛苦更要大的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真不是護着她，我相信她將來一定要回到我的身旁。」何其仁道：「是的，等她成了老太太的時候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你不必抬槓，我也不跟你抬槓。」何其仁道：「我也不是同你抬槓，我是爲你好，說什麼也白搭，我們只看事實，現在事實上她是把你忘了沒有！其實你說出失戀來，大家也不會笑話你，誰都能同情你，因爲失戀是在人意想中，並不爲奇，假如你坦白

的說了，別人或更同情你，都要罵谷雲鶯沒有良心；倘若你光爲了當時的面子一勁兒的瞞着，仍然說她好，那別人反倒要笑話你了。」于大行道：「我願人家都笑我，我不願意人家罵她一句。」何其仁道：「嘿，真痴情呀，你可以說是標準情人了，哈哈！」于大行也不言語，他本來極相信她的，但這時他又不能不有所懷疑，矛盾的心情，來回的爭着，每天就磨着這種苦的生活。這時的谷雲鶯，也正在苦惱中，她這樣的應付各方面，完全爲了前途，並非爲出風頭，而努力於前途，也是爲了于大行，她以爲前途越好，于大行一定越喜歡，假如沒有于大行，即或自己名譽更大些，又有什麼用呢？她沒有一天不想到于大行，他爲什麼總不來信，這個謎是無法解釋的。這些日子師大可對自己，又有些令人不舒服的態度，以前偶爾開個小玩笑，口頭上佔點便宜，她以爲是男人都有這點脾氣，也就毫不在意，人家對自己這種幫忙，這點口頭上的便宜，叫他佔佔也沒有什麼，自己吃這行飯，也就不能叫這個真兒的。不過師大可近來的態度可更露鋒芒了，時常有一種令人莫明其妙的情緒加雜在裏面，她真哭笑不得，她希望把這幾天戲唱完了，合同一滿，她趕快回北平，而師大可也正以爲合同快滿，而越發加緊表示。谷雲鶯苦極了，她這幾天的精神，被種種問題纏繞着，十分不安。于大行總沒有信。爲什麼呢，師大可是得寸進尺，一邊表示好意，一邊表示歹意，谷雲鶯簡

一直無法應付。她想搬出來，又怕得罪了他，她母親也勸她不許得罪他，暗示給她，即或犧牲一點，也沒什麼，在這行兒裏，這不是極平常的事嗎？可是谷雲鶯却認爲這是絕對不可能的事，她要對於大行忠實，她不但精神對於大行忠實，就是肉體也要對他忠實。谷雲鶯對於師大可，一邊敷衍着一邊敬鬼神而遠之。人家對自己實在幫了不少忙，完全得罪，也不合適，但若有點拒絕表示，又恐怕他錯認了自己。這天，師大可和她談着，談到藝人之難，師大可說：「這年頭兒不但藝人，就普通一個女人，稍微有點知識，就可把貞操當回事。貞操，都是爲限制女人的自由的，根本不對，非要打倒它不可。況且藝人在外應酬，圖什麼？不是圖錢嗎？人家花錢捧戲子是爲什麼？所以藝人想紅起來，非得會應酬不可，不然一下就能癩回去。上海這地方，又不同別處，上海人是多麼厲害呢。」谷雲鶯一聽，便知道他的用意，遂道：「應酬看怎樣的應酬，拿自己的貞操應酬人家，那我不幹的，我是拿藝術來換人家的錢，我是出賣藝術，而不是出賣人格的。」師大可道：「你這麼摩登的人，會這樣思想落伍。」谷雲鶯道：「我認爲這樣思想並不落伍。」師大可道：「那人家花錢的……」谷雲鶯道：「那他愛花錢，於我無干，」師大可道：「那不能這樣說，社會人情，不那麼簡單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但我的腦子便這樣的簡單。」師大可見她並不入套，遂又加威脅，谷雲鶯一

見，越發不高興他，以前總還有感激他的意思，現在他這樣一現出他的卑劣，這點感激他的意思都沒有了。後來他索興就明白表示出來，說道：「雲鶯我實在愛你！」谷雲鶯道：「謝謝你的盛意。我是沒有什麼可愛的，我覺得你愛一個唱戲的，實在委曲你的。」師大可道：「但我並不拿你當作一般唱戲的看待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不要說了，方才你還勸我說藝人不必保守貞操。」這話說的師大可無法回答，結結巴巴的說道：「我方才不是說你呀。真的，因為你同一般伶人不一樣，所以我才愛你的，」谷雲鶯道：「我實在不如人家，這行兒裏，誰都比我好，就屬我糟了，」師大可道：「不，你真是最好的一個人，我早就看出來了，所以這次到北平，專爲約你的。」谷雲鶯道：「你的意思我很感謝，但是我願意把愛藏在心裏，不好嗎？」師大可道：「藏在心裏多麼沒意思，你怎麼會愛于大行呢？」谷雲鶯沒有言語，師大可又道：「于大行有什麼可愛呢？窮小子一個，像你這樣美麗，這樣本事，和這麼一個人相愛，豈不委曲了你？況且于大行那個人，也並非真心愛你，聽說他在北平天天吃嫖賭，根本沒有把你放在心上，你是聰明人，怎麼會上他這個當。」谷雲鶯又是不耐煩又是難過，她道：「請你不要說了，我實在不愛聽這些話。」師大可見她竟對自己這樣無情，自然有些不得勁，最後他竟使出恫嚇和威脅，谷雲鶯也急了，她道：「你若是尊重我的自由，於你是

總有好處的，你對我幫忙，我總有好心報答，任何恫嚇我都不怕的，不用說上海，就是全世界的壞人來害我，我也不怕，爲正人只有一死，早死晚死是一個樣的。」師大可見她竟提出死字，生怕她死在自己家裏，自己還得背着人命官司，自己弄巧成拙了，費了很大的勁，結果是全沒用，他心裏也不舒服，他非要把他的損失補償過來不可，當時他假意哄了谷雲鶯，暗地裏却把谷雲鶯賣出去。他對谷雲鶯的母親說：本地有位大珠商，財產真是數不盡，他想要以一斛珠來娶谷雲鶯，谷雲鶯的母親一聽，一斛珠價值太大了，那簡直沒法兒算了，她喜歡的了不得，她便跟谷雲鶯說了，她說：「這真是造化？你也不必唱了，我也有了落兒。本來唱戲就爲找個好主兒。現在你剛唱了不久，就有主兒，總算是造化。」谷雲鶯一聽，心裏越發不痛快，沒想到來到上海竟出這不痛快的事。她當時就表示反對，她說她唱戲不是爲找主兒，而是爲藝術。她愛唱戲，她不愛嫁人，有錢的人，沒有一個靠得住的。她母親一聽，很高興，她又說：「您叫我嫁人，不就爲您得些錢養老嗎？反正我養活您到老就得了，您不必管我怎麼掙錢，絕不叫您受了委曲，您要不放心，來這兒快一個月了，不也給您掙了幾百萬了嗎？雖然幾百萬不值什麼，可是拿它儉省過，也够您這一輩子了。要是拿它倒點買賣，還可以多賺多少倍呢。」谷雲鶯的母親雖然知道她的話很有理，但是人爲財死，她看見那些

珠子，倒是心裏饑的慌，所以她生起氣來，說谷雲鶯太不聽話了。她說：「別以為唱戲的紅，你就自以為了不得，你知道要沒有我，你就能做到了這個份上了？剛唱了幾天戲，就對媽媽這樣，你還提什麼將來養活我，這時你還想氣死我，將來我還不老受你的氣呀！」谷雲鶯見母親這樣不體諒自己，她哭了起來，她要馬上不唱了，她母親聽見，怕合同未滿還得賠償人的損失，這個急可着不了，便又哄着她，叫她唱，唱完了合同期間再說。谷雲鶯因為在師大可家裏住着太危險了，她極力想搬出去，在上海，她認識了一位義母，叫吳老太太，這吳太太不但在上海有錢，而且還有地位有勢力。谷雲鶯來到上海，她就非常喜歡她，每天總要買十幾個包廂，以外在她身上也花了不少錢，給她製行頭，買東西；自認谷雲鶯作乾女兒之後，越發對她愛護，這時谷雲鶯便提到在師大可家裏住着不便，想搬出來，吳太太說：「不要緊，搬到我這兒來！我早就要你搬來，不知你同師大可是什麼合同，現在要搬，好極了，你不必回去了，我就派人去取東西去。」說着，當真叫下人到師大可家裏把東西取來，師大可也不能不給，他很恨憤，谷雲鶯這一走，不但自己的企圖失望，就是介紹給珠商這事也成泡影。他當時又沒有別的方法，谷雲鶯住在吳太太家，生活享受，那實在是豪華極了，每天總有宴會，報紙上天天登着她的像片和新聞，谷雲鶯紅遍了上海，唱戲的時候，台下滿

坑滿谷，她一出台，台下的彩聲，震動屋瓦。扮起來那種莊嚴美麗，唱起來那樣委婉動聽，那真魔了多少男人，不但男人，連女人都追她，一時每人見面談話，都要提到谷雲鶯。有許多青年給她寫信，肉麻極了。有許多闊少，或是用大量的財物送給她，或用貴重的東西餽贈她，或用豪華的筵席招待她，人間的富貴榮華，她都享受盡了。但她並不以這些享受爲快樂。她並不以人們的恭維獻媚介意，她只有一心想念着于大行。于大行老不來信，她老不放心。于大行這時也無時不想念谷雲鶯，可是又非常恨她，因爲他也總接不到她的信。有上海來的人說：「可了不得，谷雲鶯紅遍了上海，幾乎家家戶戶沒有不知道谷雲鶯的了，唱戲都學着谷雲鶯的腔，穿衣服也穿谷雲鶯式的衣服。今天谷雲鶯作了一件新式大衣，明天便有許多女人也跟着作她那樣的。因此有許多服裝商行用盡腦汁，發明新樣服裝，送給谷雲鶯，只要她穿出去，立刻全上海富家婦女，都到他那裏去定做，因此而發了很大的財。有的化裝用品公司，用谷雲鶯作牌號，有紙烟公司，也立谷雲鶯的牌名，甚至打牌裏的元寶花，也不叫元寶花，而叫谷雲鶯，如果抓着谷雲鶯牌這張牌。加一番。茶葉店也登廣告，說谷雲鶯老板最喜歡喝他家的茶葉，咖啡館也登新聞說谷雲鶯曾在他那裏喝了一杯咖啡，因爲她的咖啡可以保護嗓子云云。樂房也不放鬆機會，聯絡新聞記者，說谷雲鶯小有不適。因爲吃他家藥得

以痊愈。人們對於財色兩種，真能用盡了方法去追求，花樣翻新，出奇致勝。唱片公司，請灌片子，影片公司約她演電影，現在她是名利兼收了。」于大行一聽。心裏十分難過。想到自己是無望了，也難怪她拋棄自己，像她現在這樣的聲勢，如何看得起自己呢？不過想到前兩個月兩個人在黑胡同裏並肩而行的時候，真如同作夢一個樣。僅僅才兩個月，變化就這樣快。這就如同洋麵的行市，只談到兩個月前的價錢，就如同說古一個樣了。于大行這時說不出是什麼滋味，他想到谷雲鶯當初對自己的海誓山盟，現在完全變卦，十分氣恨，他立刻寫了一封信，大罵谷雲鶯喪了良心，並且說現在已經不愛她了，信寄去之後，他彷彿出了氣一個樣。谷雲鶯這時的合同已快滿了，戲院仍要繼續訂約，谷雲鶯恨不能合同滿了，回到北平，所以她拒絕了各方面的要求。大家雖然不高興，但也無法。這天，戲報出去是一斛珠，在前兩天票已經賣出去，谷雲鶯吃過了晚飯，剛要上園子，忽然接到一封信。她一看，是于大行的，這時喜歡的了不得，連忙打開一看，她都怔了，越看越不對勁兒，她沒看完，手就抖顫起來，看完以後誰也不理，當時竟暈了過去，吳太太一看，不由慌了，立刻扶到床上，谷雲鶯一聲不語，吳太太連忙打電話請大夫，戲也不能唱了。給園子打電話吧，可是戲院已經開台，不能賠這損失。他們倒有了理由，其要請求谷雲鶯賠償損失不可，這時大夫來

了，檢查她的身體，說她刺激過深，心臟有了病，非得休息幾天不可，最後是到醫院住去。吳太太一聽，連忙用汽車把谷雲鶯送到醫院，谷雲鶯的母親一看，生怕戲院要她賠償損失，她這時已經有了好幾百萬元，她便拿了些錢跑回北平去了。戲院的損失，由吳太太給賠償了。過了幾天，谷雲鶯好了，她非常灰心，再也不想唱戲，不但也不想唱戲就連一切生活都懶得幹了，她眼看到了人世間的齷齪，她頓萌出家的念頭，她同吳太太說了她決要出家。吳太太勸她幾回，她都不聽，她說她活着就爲一個人，人已經離自己而去，自己還活着有什麼用呢？吳太太又說到這種成績，造得很不容易，何必犧牲了呢？谷雲鶯說：「我早就沒把這種成績看在眼裏。」吳太太道：「可是你若是跟一個有錢的，在家裏一享福，也不必唱了，豈不甚好？」谷雲鶯道：「男人我都看透了，沒有一個好的，尤其是有錢，與其將來鬧婚變，不如根本不嫁的好。現在我已經對於人生看得一點味也沒有了。都說人生如戲，我看還不如戲，戲裏還有時歡樂，人生光是苦，那裏有真樂呢？享福也不必的，這一個月來的享受，已經嘗到，也就適可而止，不然將來苦惱更多。而且在別人以爲我這生活是很快樂，但我却並不感覺快樂。所以我決意去出家。出家也不一定修行，我只是爲先躲開這齷齪的人世。」

吳太太見她去志很堅，也覺這個出路也好，若是十分勉強留她，反而能引起不幸。於是便花

了許多錢，給作了四季的製裝，在郊外一個尼菴裏，受戒出家，於是一個盛極一時的紅伶，從此度她青燈古佛生活了。紅伶雖然紅極一時，但總有個完的。前例很多了，都是當年的紅伶多少人追逐，而結果是餓死街頭，這是多麼慘痛的事！不必到老，也不必到死，只是過幾年再看，便又有一批年輕紅伶起來，代替了自己的地位。如此新陳代謝，已够令人悲歎的了。谷雲鶯出了家，在別人看，她的心裏一定很難受，其實她的心裏都很安適。這時于大行以爲谷雲鶯合同滿了，該回來了，看她對待自己如何，反正自己決心不理她了。誰知他聽到由上海回來的人一說，他才知道谷雲鶯爲了自己那封信而病了。他又看到上海的報紙，見到谷雲鶯的消息，第一天說谷雲鶯急病回戲，詳情容後再誌；第二天登着谷雲鶯已入醫院，病因是爲了一封信。報上並將信中大意登了出來。第三天登着谷雲鶯的母親携款回到北平，戲院的損失是由吳太太給賠償了。第四天的報還沒有來，于大行一看，這可急了，恨不能馬上飛到谷雲鶯的面前，把自己的心剖給她看。這時千言萬語，都要立刻對谷雲鶯說出來才好。他顧不了許多，當天籌劃了一筆路費，機關裏告了假，一直到上海來了。火車飛也似的奔馳，而于大行總嫌它慢，好容易到了上海，一下車便到吳太太家，他以爲谷雲鶯見了他，一定驚喜欲狂，誰知吳太太把他讓進去之後，劈頭便問道：「您那只錶沒見到嗎？雲鶯交給我

的，說那錶是您的，叫我將來遇便還給你，我已經托人順便帶回北平去了，大概還沒到您就來了。」于大行一聽，難過極了，他道：「我希望見她一面，我老遠來了一句話沒有說，似乎太叫人難過吧！」吳太太道：「她現在不住在我這裏。」于大行道：「住在醫院嗎？」吳太太道：「也不住在醫院，她現在回了家，住在郊外一個廟裏。」于大行一聽，越發難過，他立刻要求吳太太同他到廟裏去見她。吳太太道：「我可以同您去，但她不見我却不管。」于大行答應着，只要能夠去到那廟裏就得。吳太太遂同他乘了汽車，一直開到郊外，到了那尼姑菴，山門未鎖，他們照樣走了進去。吳太太對于大行說：「你先在外邊等等，我先進去。」于大行那裏肯聽，他怕谷雲鶯不見他，他反倒走到頭去，一直闖進去，恨不能抱着她痛哭一下。他剛要呼喊雲鶯，忽然聽到從大殿裏傳出木魚佛號的聲音，他立止了脚步，聽到那佛聲的莊嚴，一種難解的心情，刺激了他，他似乎開悟了，在院中站了一會兒，說道：「我再不能破壞她的操持了！」他轉身走去，不再見谷雲鶯，吳太太反倒很奇怪的，說道：「那兒去？」于大行道：「我不見她了。」說着竟自走去，吳太太也不攔他，見了谷雲鶯，便把方才的經過一說；谷雲鶯微笑道：「他解脫了！」鬧得吳太太莫明其妙，谷雲鶯便仍舊繼續她的經聲佛號。書說至此，便告結束。